

清流

★8★

文學亮麗人生

ALIRAN JERNIH • 一九九一年七月一日 • KDN PP 158/1/91 • \$2.00



本期作者

小曼 • 方昂
王祖安 • 鄧長權
爾然 • 田舟
葉余 • 葉蕾
冰谷 • 吳明興
沈洪全 • 辛吟松
靈子 • 雨川
陳政欣 • 鄭可達
柔密歐 • 鄭
唐林 • 朝浪
碧澄 • 碧枝
傳承得 • 蔡長久

散文比賽(1990)
得獎作品專輯

〈對花倍思情〉(水彩) 楊漸麟作

《清流》双月刊，第8期。一九九一年七月一日

编辑顾问：小 曼·方北方·韦 晕·田 舟·
年 红·何乃健·陈政欣·姚 拓·
驼 铃·温任平·傅承得·黄戈二·

策划编辑：小 黑

主 编：陈有明

编 委：一 介·良 木·朵 拉·崔 冰

校 对：紫梦羚

督 印：驼 铃

出版准证：P P 1 5 8 / 1 / 9 1

创刊日期：1 9 9 0 年 3 月 1 日

售 价：每本马币 2 元

编辑部：ALIRAN JERNIH

136, Taman Bunga Raya,

32000 Sitiawan, Perak.

出版及发行：霹雳文艺研究会

PERSATUAN KESUSASTERAAN DAN
SENI LUKIS PERAK

56, Jalan Buiding Society,
Moonlight Park, 31400 Ipoh.

承印者：理想印务公司

SYARIKAT IDEAL PRESS

2, Taman Tok Perdana,

Jala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生機不息

○ 小黑

客观环境的影响，有时候对文学也会兴起萧索的感慨，油然而生无力感，继而深思：

文学究竟是什么？

社会充斥了物质文明的实体，精神文明渐渐退守，以致失去了既有的领域。这个时候会想起二十多年前完颜藉说过一句简单的话：

文学不如柴米油盐，但是没有文学的

人生像不像人生？

对于文学的执着虽然不是非常炽热，然而细水长流反而更容易克服突然掠过的消沉。

文学的风貌繁复多变，令它成为一个充满生命力的迷人活体。因此我们目击一个又一个文学主义的兴起，一次又一次的瑰丽的或者平实的展示，那么令人目眩神迷。唯其有如此强旺的生机，文学始得以欣欣向荣、繁衍不息。

这也是我对《清流》的期许。在它潺潺流转一载之后，正是穿岩石、落悬崖，与山林碰击激起雪雪水花的开始了。本期的文学阵容正是它向前奔流的部份力量。欢迎你加强我们的流体动力，将文学的土地灌溉成璀璨的园林！

• 目錄

編輯手札——生機不息	• 小 黑	1
● 評介		
馬來評論家阿里·阿末教授	• 碧 澄	4
安排一首詩	• 鄭可達	11
幻化的慾情	• 唐 林	14
● 詩		
東勢林場	• 吳明興	17
詩與人的問題	• 方 昂	18
離鄉	• 冰 谷	19
游漓江有感	• 爾 然	20
愛(外一首)	• 柔密歐·鄭	22
撲滿	• 小 曼	24
布扇	• 朝 浪	25
詩的夜歸	• 王福安	26
一則廣告	• 田 舟	27
瞬間(外一首)	• 葉 余	28
逛蝴蝶公園	• 鄧長權	30

●小說

老古和他養的兩只貓	● 雨 川	31
堂堂正正	● 陳政欣	38
回鄉	● 沈洪全	42
血肉	● 沈洪全	44

●散文

豈容青史盡成空	● 辛吟松	46
女人的身材	● 葉 蕾	49
我想・我寫	● 靈 子	51
髮	● 碧 枝	53

●本刊主辦“全國各源流中學學生散文創作比賽得獎作品專輯

寄望	(第一名)	● 朱國良	54
仙人掌開花的時候	(第二名)	● 周錦聰	58
生命最不舍的那頁	(第三名)	● 黃美英	62
記憶，從雨季開始啓航	(優秀獎)	● 辛漢光	66
詩的午後	(優秀獎)	● 陳耀宗	70
填不滿的鴻溝	(優秀獎)	● 黃婉瑩	73

●本刊主辦第二屆全國各源流中學學生散文創作比賽簡則

稿約・訂閱單	76
	77

阿里·阿末教授

○碧澄

70年代末，我进入檳城理科大学（校外系最后一学年），很乐意选沙农·阿末的课（马来长篇小说），也十分高兴去上詹德兰·慕斯打化的课（回教哲学），却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选了阿里·阿末的两个科目（马来新诗与马来古典著作）。

未选他的课以前，从各方面打听到他是一位严肃而有点“不可理喻”的人，对于非巫族也有点偏见。他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不苟言笑，热心宗教。

在战战兢兢的情形下上了他的课以后，觉得一些师兄师姐对他的评价大致上是对的，当然也有夸大其词的地方。后来我才发觉，马来同学对他也都抱着“小生／小妹怕

怕”的态度，只是文学系可选的科目有限，而不得不踏上他的快艇。

写第一篇有关马来古典著作的论文前，他要每名学生在他的办公室去（按照编定的时间），把大纲说给他听，批准了才动笔写。有一位马来女教师出来，到处向人哭诉，说他听了她的论文大纲，毫不留情地说：“像你这样的人，也配做教师吗？”其他各人出到外面，无不脸青唇白，见人便伸出舌头，说“好厉害”。我似乎排在相当后，是午餐过后二时多的时间。进门后，向他道了午安，他一声不响，专心阅读一份马来日报（爪夷文的）。我坐着，不敢出声。忽然，他从报纸旁边冒出半个脸来，不耐烦地说：“说吧！”我打开两张纸，如和尚

念经。从头到尾念下去。他一直读他的报纸，偶然把颈伸长，下巴卡在报纸顶端，不久又翻读另一版。大约十分钟，我念完了，大胆地问：“行吗？”他把报纸放下，轻声地说OK，我如释重负，直冲出去。他那边又发生悉悉索索的声音，似乎又翻开另一两版来阅读。这一“役”，我的感受无比复杂，难与外人道。

他要学生评诗，说明不可这样，不可那样，如不照做，触犯“条例”，得个D（勉强及格）已属万幸。例如他要大家评析慕哈末·哈芝沙列的《石堆》，言明只能以“原义”来看这首诗，绝不可给予任何“引伸义”，或许由于他讲得太简单，很多学生写得天花龙凤，卷子派回来，一看分数与评语，个个莫名其妙。其实，他应该告诉我们：那位诗人以写哲理诗为主，诗中虽有人格化的手法，却不包含什么人的故事，作者的写诗目的往往是通过某种现象说明一些道理，如此而已。

阿里·阿末不能说口才很好，他上课时，必须要备稿照念，有时“念”得很不顺，做笔记很辛苦。找马来同学的笔记来参考（对照），他们也不见得比我“高明”到哪里去。

到了斋戒月，正如一位师兄告诉我的，有“好戏”好看。这段时间，他必定戴上宋谷，经常迟到，间中缺课。有一两次他没有把备课稿子带来，就随便东拉西扯，可谓言不及义。有时干脆坐下来，也不说什么。大家静坐后，他拿出一些卷子（好像是高级教育文凭的马来文卷）来改。他讲课，声音变得很小，尤其是坐在后头的人，只见到他的嘴唇在动，却听不到他说些什么。

读下去，倒发现他有一些研究心得，尤其是对马来新诗与马来古典文学的赏析与评价。

就这样过了十个月。得了两个C。当时他的街头只有一个，那就是博士，近几年已升为理大的教授之一了。

☆

说句老实话，阿里·阿末是位生活简朴、苦学成功的马来学者。他除了教书、读书和写作之外，似乎没有其他的活动。打从六十年代起，他就在各马来报章杂志发表作品，尤其是语文出版局出版的“语文月刊”（Dewan Bahasa）及

“文学月刊”(Dewan Sastera)常见他对文学作品的评论。曾有一个时期,他逐月评论刊在“文学月刊”的短篇小说。评论马来古典著作更是他的本行。而且他对阿拉伯文与阿拉伯文学也有相当认识,曾写过不少有关阿拉伯文学探讨的文章。

1940年3月22日出生于柔佛峇株巴辖声浪(Sanglang)的阿里·阿末,学校文凭是在麻坡高级中学考获的。1962年进入语文学院接受中学语文师范训练。任教不久,继续深造。1968年考获马大文学士,两年后又成为马大文学硕士。几年后,在澳州蒙纳殊大学(University Of Monash)获取博士学位后,回国即在理大担任讲师。

就手头上的资料,他已出版的著作有下列几种:

- 1 《马来新诗(初期)》(Puisi Baharu Melayu [Zaman Permulaan]), 1959年语文出版局出版。
- 2 《马来新诗(1942-1960)》(Puisi Baharu Melayu [1942-1960]), 1961年语文出版局出版。
- 3 《爆炸》(Letusan) 1966

年出版。

4. 《马来新诗拓荒者》(Perintis Sajak-sajak Melayu), 1971年化查峇迪出版社出版。
 5. 《分析诗歌的基础》(Asas Menganalisa Sajak), 1971年化查峇迪出版社出版。
 6. 《(1933-1969)马来新诗的主题》(Tema Sajak-Sajak Melayu 1933-1969), 1974年语文出版局出版。
 7. 《分析小说的基础》(Asas Menganalisa Cereka), 1978年出版。
 8. 《到花园之路》(Jalan Ke Taman), 1983年出版。
 9. 《具历史色彩的文学作品》(Karya-Karya Sastera Ber-corak Sejarah), 1987年语文出版局出版。
- 他以写评论出名,曾获国家颁予评论奖。早在七十年代,克里士·玛士任语文出版局主编及文学建设与发展组主任时,已看好他。自六十年代至克里士·玛士于一九七七年退休为止,马来文学界有一股反权力机构的力量,克里士·玛士与局长丹斯里赛纳西尔都大受抨击,认为他们保守,抑制新秀。克里士·

玛士在其回忆录《文事三十年》(30 Tahun Sekitar Sastra, 1979年语文出版局出版)中曾这样写：“在七十年代，文学批评开始变得较好，较有理性。有些批评者年纪轻，但并不意气用事……”在克里斯·玛士所举的六七个人当中包括阿里·阿末在内。

阿里·阿末除了写评论文章，还写过一些写作指南及应考的书，实际上他也进行创作，出版过长篇小说，马来文坛中人都都知道他以阿里斯·慕尔尼(Alis Murni)发表诗作。由阿末·卡马尔、阿都拉与阿末·拉沙里、哈芝尤索夫两人合编的《马来新诗(1961—1986)》(Puisi Baharu Melayu [1961-1986], 1990年语文出版局出版，厚约千页，共选一百五十多位诗人[包括非巫族，如吴天才、林瑞祯、萧招麟……])共选了他的五篇诗作，即：

1. 《暴虐的风》(Angin Tirani), 1974年7月“文学月刊”发表。
2. 《度过季节》(Bermusim), 1972年2月“文学月刊”发表。
3. 《我的内里》(Dalam Aku), 1972年5月“社会月刊”

(Dewan Masyarakat)发表。

4. 《我的港口万岁》(Dirgahayu Pelabuhanku), 1973年5月“社会月刊”发表。
5. 《备忘录》(Memoranda), 1967年4月“社会月刊”发表。

我的内里

世界不老
在这音乐和诗里头
当人类搭肩
慢慢，慢慢僵硬地倒下
偶然听得水中流过夜曲
悦耳声响
而在坚强的心
在飓风的记忆在波涛的眼睛
当叶子掉落问候寒冷的大地。

我听到我的诗被演奏
在“甘美兰”的歌曲里陪伴着寂寞
缓慢，温柔又温柔天使安睡
我的诗中有生命
它的气息是和平
在天堂听得我的诗在心中朗诵。

亲切的是音乐、诗和我
手站立在地球上
河水与云停止流动
它多么怀念音乐的诗意
眨眼间的和平

在红色的世上
诗和歌在流动
做梦
在勇猛的河上

至今，阿里·阿末教授结集出版的两本书，《1933—1969马来新诗的主题》与《具历史色彩的文学作品》最有研究价值。

《1933—1969马来新诗的主题》是阿里·阿末1970年的硕士论文。全书分五个阶段来研究：

1.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1933—1941)
2. 日治时期 (1942—1945)
3. 战后时期 (1946—1949)
4. 独立前 (1950—1957)
5. 独立后 (1958—1969)

他对马来诗歌的发展，有纵的交代，更重要的，又有横的比较。马华诗坛的研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样的作品出现（据说晴川以此为博士论文的题材）。

马来新诗的始创者是哈仑·阿敏（Harun Amin al-Rasyid），

他的诗作《我的花儿》（Sarikoe）发表于1933年12月第6期的“新作家”（Poedjangga Baroe）杂志。一直到1969年这36年间，每个阶段都有其特色。阿末·阿里一一举例分析。最有参考价值的部分，是五一三前后的马来诗歌介绍，保留了好些报章杂志无法读到的资料。

阿里·阿末指出，六十年代中，报章杂志出现很多歌功颂德（如对国家的领导人的歌颂、对国家领袖逝世的表扬、对外国领袖的到访表示欢迎等），既没有技巧，内容又没有深度，故艺术价值不高。不过，马来诗人对于祖国的动荡并非无动于中，他们对于“国语法令”（不坚决将马来语文成为唯一的官方语文）及五一三事件反应剧烈，但政府下令不得刊登以这类题材为内容的诗文，所以报章杂志当时完全没有这些作品的出现。作为“每日新闻”编辑的A.沙末·赛益以及“社会月刊”编辑的马斯曼·阿旺都已为文说明。

不过，诗人仍以其他媒介将其诗作流传出去。1967年除了“国语法令”之外，还有雪州州务大臣以坚决行动对付非法开发土地的哈密杜阿及其追随者的事件发生。

前者有《152号棺材》(Keranda 152), 后者有《直落贡》(Telok Gong) 的油印诗集出版。

《152号棺材》共录38首诗作。根据阿里·阿末的看法, 写得最好的是峇哈·赛恩的《最后的堤》和《以血》以及奴尔·S. M. 的《外人的脸上已发出笑》, 阿育·雅辛的《一座纪念碑的倒塌》也有可取之处。其他的大部分是愤怒的发泄, 无甚价值。

《直落贡》约收60首诗作(作者来自首都及外地), 大都同情哈密杜阿等人, 称赞其行为果敢, 因为他们在饥饿边缘, 为势逼上梁山。慕达·雅辛的《他们自己站起来》可作代表。峇哈·赛因则担心此举将会影响整个马来西亚的生活和谐。也有一些作品持悲观的调子, 沙峇尔·波哈里的《直落贡》即是一例。

关于五一三事件, 也有油印本出版, 题为《马来西亚诗的阅读》(Reading of Poetry Malaysia), 其中有乌斯曼·阿旺的《黑羊——五一三之前与之后》。乌斯曼·阿旺谴责政府不能促进人民之间的团结, 造成数以百计的人无辜牺牲, 却把责任推给反政府的一群、共产党和私会党这些“黑羊”(代罪羔

羊):

一之后一
国家的权势高喊寻找
“黑羊
黑羊在哪儿”

国家的权势高喊寻找
“黑羊
黑羊在哪儿”

大麻政治麻醉者齐声答:
“黑羊
黑羊在这儿”

他的名字是种族思想
他的名字是共产党
他的名字是超极(Ultra)
他的名字是私会党
国家思想家找到解决之道
吃榴槿茶会

吃本地水果吧
在亲善桌上在亲善椅上
他们之间在他们的报章
产生一大问号

上述资料的整理, 在今天来说, 是需要的。阿里·阿末从中肯的立场, 尤其是从赏诗的客观态度来评析这些诗作, 实在值得读者鼓掌。

很多学者把《马来纪年》(Sejarah Melayu)一书当作是史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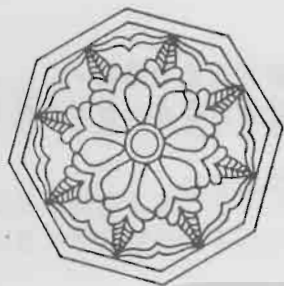
来看，阿里·阿末却毫不犹豫地把它作是一部结构完整的文学作品。这是十分正确的。他从书中找到无数的例子，证明作者是一位十足的爱国者，刻意把马来统治者的地位提高（亦即同时提高马来民族的地位），至马六甲王朝首相与苏丹之间不和，导致亡国，作者对此表示无限的悲痛。我对阿里·阿末对于马来古典著作，特别是《马来纪年》的分析非常钦佩。他对《巴衰统治者传》（Hikayat Raja-Raja Pasai）、《吉打统治者麦隆·马哈旺沙传》（Hikayat Merong Mahawangsa）、《贡礼——武吉斯战书》（Tuhfat al-Nafis）、《马来与武吉斯族统》（Salasilah Melayu dan Bugis）及《马来弥撒吡叻历史文学》（Misa Melayu）这些作品都有精湛的见解。这些专论，都已收入《具有历史色彩的文学作品》一书，是爱好马来古典著作的人士必读的专书之一。



"七十年代的阿里·阿末"

☆

总而言之，我并不很喜欢听阿里·阿末博士的课，但我非常喜欢读他的诗，和他那些甚具说服力的论文。



安排一首诗

○ 鄭可達

一首诗的优劣，部份决定性的因素，跟诗中词语排列的次序有关。

诗行中词语的位置，如果安排得好，可以直接提高诗作的艺术效果。

且看下面两位诗人处理状语的手法：

你在秋天的原野上

忧戚地，悠悠地哀鸣

——赵天仪：山鹰(1)

像年老的河流

.....

忠顺地随它的曲折缓流

忧鬱地

沉重地

——陈强华：沉默已很困倦(2)

赵天仪的两个状语都放在动词前面，而陈强华的三个状语，一个置於动词之前，另两个则放在动词后面。两相比较，我们会发觉，陈强华的手法比较灵活，赵天仪则失於呆板。

其实，赵天仪的写法非常散文化，两个状语机械的堆积在一块，不像

陈强华那般具有变化，读后有袅袅余音，欲言又止的感觉。

而且，陈强华把动词后面的两个状语分开，各占一行，也是反映“缓”这个形容词意义的高明手法。

状语以外，让我们再看看诗中定语的位置：

茶园那边立起的列树凝凝听着

隐隐的雷声在山谷回响

——杜国清：田园变奏曲(3)

杜国清的定语“隐隐的”是直接修饰“雷声”的，一眼就看出，不必细细思考。但是，如果比较余光中的诗句：

隐隐有一只古月在吠

——盲丐(4)

我们就会发觉，“隐隐”既可被理解为修饰“古月”，亦可修饰“吠”。换句话说，由于“隐隐”跟“古月”和“吠”都隔了一段距离，它的修饰范围，也因此变得较有伸缩性，从而促成这行诗更繁富的意义。

如果再往深一层看，我们很难确定，“隐隐”究竟是状语还是定语？如果“隐隐”后缀一个“的”字，那么它就是定语，只能修饰名词（“古月”）；要是后缀的是“地”字，它则变成状语，只能修饰动词“吠”（状语也能修饰形容词）。余光中两字都不用，让“隐隐”有更大的活动范围。让我们再看他的一些例子：

十里风翻松涛

隐隐，听万壑呼应的喘息

——落矶大山(5)

委委曲曲的线条里，隐隐，我听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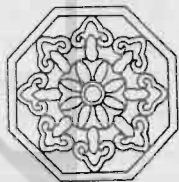
同样的水声南下，

——看手相的老人(6)

诗中词语间的位置，最好能维持某种有机的(Organic)安排，让作品衍生更丰富的生命力。

附注：

- (1)见“中国现代文学大系 诗 第二辑”，台湾：巨人出版社，页324。
- (2)见“南洋文艺”（南洋商报副刊），90年5月31日。
- (3)见“中国现代文学大系 诗 第二辑”，台湾：巨人出版社，页275。
- (4)余光中“白玉苦瓜”，台湾：大地出版社，页74。
- (5)同上，页16。
- (6)同上，页91。



幻化的慾情



○唐林

《痴男怨女》是李忆著在1990年出版的一部中篇小说集，前一篇是“痴男”，后一篇即“怨女”。关于这两篇小说，据作者表示，前一篇是：“爱上了比他年长有夫之妇，本身斯文儒雅，有大专文凭，从事艺术工作。自小丧父，未几又丧母。……本来这痴男的故事是还可以继续的，只是我都不愿去想了。总觉得一个人的童年遭遇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故此特别留意四周可能有问题的少年。”

作者对“痴男”的剖白是这样，给“怨女”是怎样呢？答案是：“怨女就比较简单。一个叫风仪的女子，教小学，年过三十。书读得很熟，书卷气亦富足，惟独没有感情生活。……眼见女友们纷纷嫁人去，

婚后又忙着怀孕生孩子。丈夫体贴，恩爱有加。……终于她也嫁了，他条件降到最低。丈夫年36，职业驾德士。第二年也生了个白白胖胖的儿子，于是书也不教了。……有一天忽然发现，原来这个条件最差的男人，在外居然另有女人，她竟然留不住如此窝囊的男人的心！……终于开了煤气，吞下安眠药，留下遗书一封说：我后悔极了。生命骗了我，我也骗了我自己。……”

作者对“痴男”与“怨女”的注释，也就是这部小说集的“代序”。仅仅从这一篇“代序”看，前一篇似乎是有警惕作用的小说，后一篇则是近似诗一般的爱情故事，有一股深深的凄怨。不过，当我去读了这两个中篇，给我的印象则不是这

样的。或许这就是所谓各花入各眼吧。尽管作者在“代序”里有着另一分意识来创作这两篇小说，读者照样未必会认同她的意向；在印象中，尤其是后一篇，结局是切脉及吞安眠药，并不是“开煤气”，而且没有写“遗书”，甚至故事的发展也不是“忽然发现，原来这个条件最差的男人，在外居然另有女人。”这一点小小的差别，给读者的印象，和“代序”所引的话的确有很大的不同；一个是突然的落幕，一个则是凄美的结束。

先说“痴男”吧。从故事来说确是一个相当感人的欲念故事，但以整个故事发展的过程来看，则是一个相当架空的故事。这个故事除了注重一个人的欲望，尤其是一个男人的欲望；既不是爱情，也不是亲情；人生可能有这样的畸恋，到底不是一般性的。故事的背景可以是新加坡，也可以是香港或檳城，甚至新山。不过，这都可以无所谓而主角的童年生活，早年丧父，以及以后继父的粗暴，母亲的跟着去世，这些打击和孤寂，果然会使一个成为大专毕业的专业青年失去爱的意念吗？

作为警惕小说，“痴男”给人的印象没有这些条件；作为现代男

女生活的情欲反映，“痴男”同样没有这样的画面。李忆著笔下的栾禾及唐佩圆，幻化的形象多过真实的情影。小说是描写人生的，同时也在创造人生；人生是多样化的，充满着缤纷七彩。作者企图在“痴男”里，把她看到的人的欲念表现出来。可是主角栾禾及唐佩圆这位少妇，都没有在这方面给人留下印象，倘然象作者说的“继续”发展下去会怎么样呢？实在不敢想像。当“痴男”仅仅停留在吃饭电话及郊游里，加一些欲念的思慕，会不会更失败？

“怨女”的故事发展，比“痴男”来得扎实：时代背景都让读者有所追寻。对于主角风仪的爱情，和“痴男”里栾禾对唐佩圆的欲情一样，那往驾德士的胡叔源的出现，以及走进风仪的生活圈子，都是突兀得令人意外。不知道是不是作者特别喜欢“一见钟情”？不然，男女间的爱与欲的产生，为什么都是这样没有更深一层的心灵的联系？这种近似动物本能的性相吸的反应，真的不会使人有呕心的厌恶吗？如果不可能，这样儿的爱或欲的后果，作者为什么都使它们走向悲剧的安排？

人间有说不完的爱情，当然也

就有写不尽的方式。姑不管作者在“怨女”中安排的爱情进展程序，从故事的开始到故事的结束，在“怨女”中作者最成功的应该是女主角风仪的心理描述，尤其是在她的婚姻生活开始出现危机时候，作者从胡叔源向风仪提出离婚那段的描写，直到后来风仪的自我毁灭，的确是很出色的把她的心理剖析出来。但作者对“怨女”的结局，不以“代序”所引的来落幕，反而用另一种方式叙述，显得薄弱得多，否则那分感人的形容，一定会使“怨女”更少缺点。

看“痴男”，总觉得有太多的幻象；作者在这里不知道要表达欲念，还是要表达爱情。在这种模模糊糊的故事里，“痴男”已经从人生的现实里架空起来，的确令人可惜。读“怨女”，却目睹一场化妆的爱情，终于在互相不关照下抹掉了。作者仅在有意无意间把爱情的花种起来，不太修饰的却很刻意的塑造一个爱神，结果又草草的把它摧毁。因此，风仪没有对爱情的酷意追寻，却在无意间得到爱情后，又在无意间产生出异常激烈的反应，终于为爱情而死了。作者说：“生命骗了我，我也骗了我自己。”放在“怨女”里，是不是特意的装扮？

其实，“怨女”还有很多问题，诸如单身女是不是没有感情生活？驾德士是不是条件差？……用幻化的欲情来形容《痴男怨女》，该不会是过分吧？

10·5·1991 新加坡



○ 吳明興（台灣）

東勢林場



轻微喜悦的被发现
是因为深沉悲哀的被醒觉
落尽叶子的枫树
在料峭东风不懈的吹拂中
把枯槁的枝桠
默默催成一山蓬勃的翠绿
而我来了以赞叹的颂歌
咏唱远雷悄悄摇荡的快乐
鸚鸟的自由
从这个枝头跳到那颗石头
跳入新潮泛泛的水波
是不为什么的自由
我听到了自己捷利的足音
以及微微激扬的喘息
在树林与草岸交欢的缓坡地带
也是不为什么的来回涌动
仿佛有一股神秘的力量
从盘古开天以来

便寄寓在万物的生命里
只是被彼此的斗争
被相互的残忍所忽略了
而在偶然之际现身的山民
说着笑着就消失了踪影
在翻晴的阳光下
我驻足并且不时回首
回首没入青霄的来时路
猛然看见蝴蝶在花间
在花间起舞翩翩
竟也是不为什么的飞行
不为什么的舞翩翩

詩與人的問題



○ 方 昂

——诗人Y游榭，过一华人宗祠，古朴门柱上横一“X X家私公司”牌匾。诗人感喟有之。后有海於笔者，大意谓：人重於诗。因成此诗为志。

那无关乎诗的问题……

长明灯在你声音里抖了抖
厅堂吞吐着阒寂的光和影
一线阳光蹶过高墙的裂缝
没惊动盘踞柱上的龙，龙翅上的尘埃
悄悄镀亮匾额铜锈的一角
（“诗”之后三个字是什么呢？）
你小心翼翼绕过前厅
迎向门口罩下的夕照
人影长长横过横七竖八的家私
车声如洪流在门外轰然而过…

离乡

○ 冰谷

故乡热情的手臂
虏不住我
贫穷的岁月
我惟有无奈地 向
熟悉的大地山河
惜别
把泪眼含情的妻
和在我家檐前筑巢的嗷嗷待哺
一起抛在脑后

於是
我像棋盘中的一粒卒子
已过河
再也没有别条路
向前
是唯一的选择



遊漓江

有感



漓江也许是一首很美的诗
但再美的诗还抵不上一餐温饱
在游艇上享用美餐的俗客
可曾见到这一首美丽的诗
当然更听不到竹排上逐艇兜售者的悲歌

再多的相片都拍不出生活的挣扎
印在相片的景色都已失去生命
山与水构成鬼斧神工的雕塑
带给人们感官上的满足
却未必充实精神的内涵

大地对人类施惠了那么多
祖先留下的遗产也不少
除了挥霍今人又还报了多少
漓江依然默默地流着
负载了千亿年来人类的愚痴

两岸景色留不住在眼底下流逝
忙碌的游客在高谈阔论或静观景色
服务人员更不停穿梭工作
漓江的水底两岸的山后
可曾透露生命流转的讯息与世间不平的因缘

九一·五·十六·漓江上





爱

(外一首)

爱 本来就为敲石取火
也为唤醒沉睡

爱不被允许
敲击 不被互相吸引
等于永不被燃烧的
火种 已冷却千载的
顽石

● 柔密歐·鄭(印尼)

藤

最动情的
莫过于
温雅的攀援
感觉上、那里有一只松鼠
绚丽有如
纯洁有如
羞怯有如



出浴自爪哇香水河、任由颗颗水珠跌入声浪中、
于最人烟罕至的地方、怀念多过愁恨、
那披满著月光的长发、而悄悄上岸来、
上岸来、香气扑鼻的公主……

仿佛晓露
仿佛晚霞
仿佛烟雨
你移手过来
不类拥抱
反是死缠活赖地
你愈缠愈紧
不愧是藤

《撲滿》

○小曼

多么渴望
玲珑剔透你是小小的朴满
天天 我将轻轻投你
以一句耳语
让它回荡
于你心里

若想将爱情节俭寄存
储蓄 定期 流动户口
预设的专号早已注册
唯一的欠缺
是你眼神的签署

只求你
切莫一次便提空
仅仅这个户口
我是不堪挤兑的
小银行



布扇



○朝浪

把身躯高高挂起
在这一百八十方尺小厅里
独守着长长寂寞
以竹片支撑的身体
画上传神的
一丛绿竹、不能随风摇摆
花开满枝的雪梅、不能吐出芳香
三只纯白的仙鹤、亦不能飞跃而起

数千个日子掠身而逝
不曾有个豪情的人
对你谈起一片诗情和画意
而你尾端那一串
褪色的竹爆 时而寂静
时而在风中展示舞姿
仅握着一片坚定的意志
你稳站自己的岗位

或许有人以一片湿布巾
抹去你脸上的风霜
抹去 身上的烟尘
让那伴你一左一右的壁灯
亮起暗暗的夜幕
跨向另一个春季

稿於九〇年十一月七日

诗的夜归



夜黑静静地摊展开
一匹暗阗 喃喃自语的海
……语言的泡沫
缓缓翻覆过
挽留不住文字的纸面



王祖安

诗思从无人的海边
悠游回到这间工业区中的斗室
智与美携手同来探访（德、体、群
被拒门外）一盏沉默的烛光
伴我抵抗骤至的黑暗
不屑於只贡献形式美的宣言
它伸出
火热的手
拉拨我回到
诗的行列

一則廣告

○田舟

生硬地流淌的
水 润不活每一个偏旁
日 斜蹲着身子
仿佛临近黄昏
白纸上
更似群鸦乱飞
一个别字
被我怒瞪了一眼
显得赧赧然
更多的是
踉踉跄跄的笔划
还挺大方的
打着招呼 向每一双
认识他们的
眼睛



3 · 1991

瞬间 (外一首)



○ 葉余 (中國)

冬日
戴着毛手套的树枝
轻巧地分割
夕 阳
凌乱乱
撒下班班点点

十年二十年
对一个人来说
意味着什么
或绚烂多姿或平淡如水

89·11·14 夜·人民大学

小巷穿着洁白的披风
楼群顶着洁白的绒帽
每扇小窗都是一枚邮票
大门的信封
总流进流出酸酸甜甜的故事

浪迹天涯的风
渴望在陌生的土地
寻找发现

卧佛



就这样
以一种永久的姿式
睡去

你只是微笑着

89·10·31 记于北京卧佛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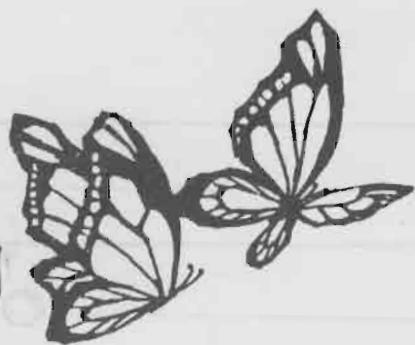
梦和记忆
全挂在嘴角
而微笑
在细碎的夜漏声中褪尽了颜色
岁月依旧旷远

黑蚁般的人群
来了又走
虔诚的香火
没能使你睁开双眼

可怜的信徒
只好默默地走向自己的归宿

童詩

逛蝴蝶公园



○鄧長權

走进铁丝网围困起来的
蝴蝶公园里去玩
看见数以千计的蝶儿们
都停息在花树间
和躺在青青的矮树丛上
只有一些在飞翔而已

我想：

“它们一定是响往铁丝网外的自由
拼命想飞出去
飞得累了

都停下来休息啦。”

可是小弟弟却说：

“它们正在睡觉呢

瞧它们一动也不动的。”

老眼昏花的婆婆最好笑啦
她看不清楚蝴蝶在那里
只发现矮树丛上的蝶影
七彩缤纷的

竟以为是一棵什么植物
诧异地惊叫了起来：

“这是一种什么花树呀
花儿开得那么灿烂夺目
我从来都不曾见过！”

老古和他養的兩只貓

○ 雨川

XX

你好！好久没写信给你了，不知你的近况如何？我呢？一切如常，饭吃得下，觉睡得着，市面没欠人家的钱，走起路来心安理得，可说逍遥自在！最近，是我一口气养了两只猫，一只是黄白相间，一只是黑白相间，两只猫都养得肥肥胖胖的，有时摸它们的肚子，觉得它们满肚脂肪，这大概是我近来最得意的事吧！

你是知道的，我自从儿女长大后，他们都羽翼丰满，各自展翅高飞了。现在，一个在纽西兰，已经成为那边的永久居民。一个嫁在吉隆坡，在那边置屋定居。还有一个也在怡保买了屋子，不打算回来了。家里只剩下我和老妻，卅几年的夫妻了，早已到了：“此时无言胜有言”的阶段！幸亏我的身体还健康，几十年来做着的这份工作，还做得来。只是，每天工作以后，如何排遣时间呢？难道还要像几年前，跟一些朋友饮酒作乐吗？跟朋友饮酒作乐，毕竟太不化算。花钱是一回事，等喝醉了回到家里，老妻脸色黑如破布，连吃饭也不叫一声，两人好像有十八代冤仇似的，一对恩爱夫妻成了仇人，对年已五十的我来说，是多么吃亏的事！何况，人过中年，体质日走下坡，我也曾经经历过千杯不醉的年纪，但是到了目前，不行了，三杯不通大道，却是走往死路！因为现在如果今天我贪杯，明天就有苦好受，比大病三月还要辛苦！现在想想，饮酒只是适可而止，再也沒

有豪情，再也没有逸兴。否则，喝醉了实在是太对不起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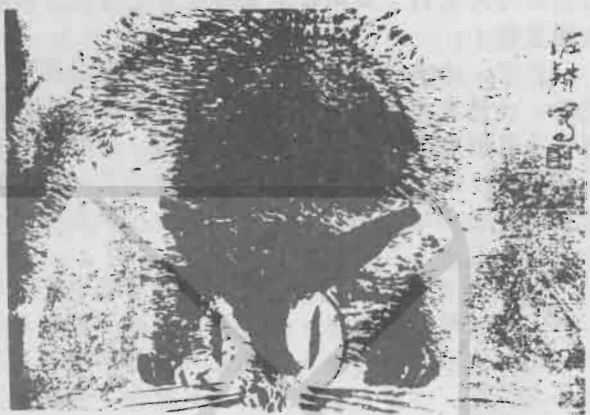
好了，酒少喝，时间也相应多了一点起来。种些花吧！在门口这个有限的空间，到底种得了多少棵花？好吧，我也着实种了一些花。从吉隆坡带回一棵九重葛，经我一番栽剪移植，现在我一共有了九盆九重葛。十多年前在太平带回一枝富贵花，现在也有十多盆。几年前在一个朋友家里讨回了一枝茉莉和一棵夜来香。现在也有了十多棵。每天晚上，夜阑人静时，整个门口都弥漫浓郁的花香。老妻最喜欢在临睡前摘几朵茉莉花放在枕头下，真是满床满房都是花香。你还记得吗？有一次我在你家看到你种有一盆红色的水仙花，便向你讨了一棵。现在，那棵水仙，已长大快把花盆挤爆，必须移植了。其他的，还有胡姬，我有几个品种。每逢初一、十五，老妻拜神都不必买花！

花种满了，每天浇水拔草并不需用我太多的时间。三年前，有人托老妻帮他们照顾孩子，老妻征求我的意见，我爽快地答应下来。因为一来家中没有幼儿，二来我有时间可以帮忙照顾，也可藉此打发我的一些时间。谁知不照顾还好，照顾起来，由於付出的感情太多了，当孩子到了会叫：“爸爸、妈妈”时，他的父母就要把他带回。离别的那一刻，孩子的啼哭声，宛如利剑一般穿透我们的心！我曾为此写了一篇“梧桐的哭声越去越远”，登在星洲日报，你有看到吗？那篇文章，真实地记录下我经历过的孩子被人带走时的痛苦感觉。过后，也有人说要把他们的孩子托我们照顾，我们都双手推辞。不要就是不要！因为不敢再领教那种孩子被人抱走时的切肤之痛的感觉了。

到了今年，因为工作调配得当，我每天都有较多的空闲时间，不必再像以前那么奔波繁忙了。而且，几个酒鬼朋友，死的死了，病的病了，我虽未死也还没有大病，但对酒这东西，觉得还是少沾为妙！醉死无妨，因为人一死了就什么都不知道！要抬上山去土葬或者送到庙堂火葬，一切身后事都要听人摆布，自己是做不了主！既然如此，我们还是多活几年，多看一点世间稀奇古怪的事，那才对得起自己！

前面说过，花是种到没有地方好种了。替人看顾孩子的事敬谢不敏。那么，我还剩下的指日可数有限岁月，难道就让它平白过去？

有一天，家里来了一只小猫。它是一只黄白相间的小花猫。我看它可



怜，便把它收留下来。我所以要收留它，还有一个原因，便是我以前养的另一只猫，寻春而去，再也不回来。结果，我家被老鼠们闹得天翻地覆。天花板是它们的竞技场，书橱是它们的安乐窝。有时午夜梦回，听到书橱里有悉悉索索的撕纸声，我拿电筒一照，乖乖不得了，我那些虽然不是珍奇版本，但也被我视如唯一财产的书，被它们撕成碎片筑窝，还在窝里生下几只红蠕蠕的小老鼠。这一气还得了？找枝火钳要打大老鼠，它机敏得很，一眨眼间就溜得不知去向。留下那几只初生的小老鼠，要如何处置？我总不能像以前那些叔辈们一样，用咸菜叶一包，就囫囵吞枣地吞到肚子里去，说是怯风去湿。我所以不敢这样做，因为有一次看到一位叔辈的人，表演生吞小老鼠，因为吞不下，不小心用牙齿把小老鼠咬碎了，弄得他满嘴鲜血，猛呕一场。当我看到那只被他吐出来的血迹斑斑肚破肠流还在蠕蠕而动的小老鼠，我也跟着呕了起来。想到那时的情景，教我生吞小老鼠，既使后了能延年益寿，长命百岁，我也不干。现在，对着这窝小老鼠，虽然心中恨之入骨，但也不敢将它们生吞活剥起来。只好另想一个处置它们的办法。什么办法？有了，我家煮饭煮菜用柴火，炉里灶下有许多火灰，就用火灰来给这窝初生的小老鼠来一个人道毁灭吧？办法是这样，把那窝小老鼠统统放在一个水桶里，然后在水桶里盛满火灰，到明天，不咸死它

们也会闷死它们！如果母老鼠回来替它的儿女们索命，那就请它自己去火灰桶里捞！

好了，本来谈猫却谈到老鼠去了，真是离题太远！话说我收留那只小花猫，由於家中残肴剩饭很多，每天鱼头鱼骨任它吃到不吃。不久，就将它养得肥肥大大的，开始会捉壁虎、捉蚱蜢、捉小鸟了。奇怪的是，自从养了它以后，虽然很少看到它抓过老鼠，家里的老鼠却从此销声匿迹。非但每晚我和老妻可以睡得安宁，也不必担心藏书被撕作老鼠窝了！真能令人高枕无忧。

我那次养的那只花猫是雌猫。我幸喜它是雌猫，因为雌猫不会像雄猫一样，那里有雌猫叫春，老这都会跑去，而且一去不回头。这只雌猫，养了一年，它也思春起来。那几天，乖乖不得了，不知那来的黑猫白猫灰猫，不知有多少。在屋前屋后，或冷眼瞅你，或登堂入室，简直不把你放在眼里。好在我屋前砖块特多，我找了一桶适手的，放在门边。不论那来的野猫，也不管它是谁养的，见到时就赏它一块砖块。老妻说我：“吃饱没事做！”我反驳她：“反正我们已分房而睡，家里再也没有别人，你管你的事，我管我的事好了！”老妻气得几天不睬我。

乱了几天之后，花猫也就乖了下来，照常吃喝和执行它的任务：捉壁虎追小鸟抓蚱蜢。它所以没有捉老鼠，大概是没有老鼠可捉的原故吧？只是，一个月后，只见它逐渐胖了起来。再过不久，它竟胖得整天躺在地上睡觉。老妻说：“它要生了！”我问老妻：“你猜它这胎生几只？”老妻瞪我一眼：“你何不如捉它去照X光？”我说：“好的！改天有空应该将它送去检验一下！”说归说，到底也没实行。只是一天早上，它竟缠住老妻脚旁喵喵叫个不停。老妻对我说：“它要生了！”我说：“你替它接生吧！”老妻说：“我不会，还是你送它去医院吧！”送猫进医院待产，认真做起来，恐怕会登上报纸的头条新闻！我怕出丑，只好找个纸箱，箱底放些破布，将它抱到纸箱里，对它说：“不许闹！乖乖在里面生！”然后我就去工作。晚上回来，老妻说：“它生了！”我问：“生几只！”老妻说：“四只！”我惊叹：“哇！”老妻告诉我：“它折腾了一整天呢！还要我陪着它！”我答：“当然啦！这是头胎！”老妻说：“为什么你不请假回来陪它？”我说：“我们不必吃饭么？”老妻反问：“你不是有猫万

事足吗？”我不多辩，迳自走去看初生的小猫。

谁知这只雌猫，在它第二次怀孕的时候，竟失踪了！我找了几天，都不见它的踪影。真好像它在空气中消失了一样！老妻看我丧魂失魄的样子，多嘴问我：“何不如去登个寻猫启事？”我没好气，就顶回她一句：“不要多几天老鼠咬你的肥皂时，你又好像被老鼠咬去一块肉似的！”

好了，猫儿不见了，鱼头鱼骨没猫享受，倒在垃圾桶里，晚上惹来野狗抢食，打翻垃圾桶，弄得一地狼藉。那又是我用砖块掷野狗兼练腕力和眼力的时候了。老妻见了只会说：“真是吃饱无事做，精力过剩，无处发



阿由歲學手難端

泄！”我真想骂回她：“谁像你这么快就到更年期，像块烂破布！”

有一天，我过海到槟城，在一个朋友的花园里，看到一只小花猫，毛色跟我不见了的那只一模一样，它在花架上晒太阳，睡得正甜。我一时心动，就问那朋友：“你那只小猫送给我好吗？”朋友听后，求之不得地说：“好呀！你捉去吧！”我捉着小猫上车，对朋友说声：“谢谢！”那朋友却答：“我要谢谢你都来不及呢！”我仍不理那么多，就急忙开车回家。

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当然是抱它下车，把它抱进家里去。第二件事，便是打开食橱，找些鱼头鱼骨，拌了一些冷饭，让它饱餐一顿。当它在大快朵颐的时候，我就蹲在它的身旁，欣赏它的吃态。这只猫，吃态很是斯文。看它轻吞慢嚼的样子，倒不像是饿得太久。虽然，当时它的样子很瘦。肯定我那个朋友没有给它足够的食物。这也难怪他送我小猫时还要向我说声：“谢谢！”

这只小猫，养了两个星期光景。眼看着它日渐肥胖起来。谁知这个时候，邻居阿兰，申诉她家里来了一只小猫，很是讨厌，问我还要不要养多一只？我说：“养一只就够了，还要养那么多干吗？”她笑着说：“我看你很爱猫呀！”她这话可说错了。说我爱猫是不正确。但当一个人到了垂老之年，老妻跟我已到了“无声胜有声”的境界，养只猫儿，只是多个说话的对象。阿兰的丈夫死了几年，她的儿女也都长大，只是她还要到三夹板厂工作，日班夜班，照做不误。我真不明白，为何她讨厌猫？那天我谢绝了她的好意以后，也没把她家里来了一只小猫的事放在心上。谁知过了两天，当我早上起身喂猫的时候，竟发现厨房里多了一只小猫。这是一只黑白相间的小猫，两只眼睛深藏在它脸上的黑毛里，分不出它眼睛的位置。可是，当它瞪着它那对深藏在黑毛里的闪闪发光的眼睛看人的时候，也有一种厌恶的感觉。可是，看到它饿了几夭之后，一副瘦骨嶙峋的样子，又十分可怜。忍不住就分了一点食物给它。谁知这么一来，它也在我家住下了。阿兰后来对我说，那只猫是她偷送过来的，我没说什么。

现在，我家里一共有两只猫，两只都是雄猫，养得肥肥胖胖的，十分可爱。老妻就常说：“你这人没什么本事，只有种花和养猫有点本事！”想想也是，几十年来，我所能做的事，不外是为父母送终，把儿女养大，让他们能有各自寻求独立生活的能力，我还做出了什么事呢？对社会国家既无任何贡献功绩可言，还是做回一个平平凡凡的人。闲来无事，种花，养猫，也可排遣永日吧？我真不明白，为何星加坡有个女作家，在她的作品里把一个爱猫的男人贬得一无是处？也许，我恰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只有养一、两只猫，都是雄猫。迟早它们都会因寻春而离我而去。想到这几天它们为了邻居思春的雌猫而茶饭不思，还把邻居搞得天翻地覆的样子，那种日子，迟早终会到来。那时，也只有俯首顺猫吧！人总该活得潇洒一点，一切随缘。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你说，是吗？祝好！

弟老古上年月日



堂堂正正

○ 陳政欣

烈叔来到党区会会所前。

烈叔伸头向门内探着。天花板下的吊扇“哗啦哗啦”地盘旋飞舞，会所中央乒乓桌上搁着报纸迎风“辟啦辟啦”作响。偌大的会所大厅却似空旷的荒野，除了风声，空寂无人。

烈叔抬头，会所上方壁上的匾额还在。

烈叔听从村长的劝告之后，第一次来到党区会会所时，那时坐在办公桌后自称是党投诉组主任的黄先生就曾回身指向墙壁上方的匾额，说：“阿伯，这匾额写着的就是‘为国为民’。阿伯，你这是来对了地方，党的政策就是为我族人民争取我们的利益。有什么困难，党自会为你争取解决。”烈叔虽不识字，但匾额上金光闪闪的四个斗大的方块字，却给他无比的信心。潮州戏棚上的包青天，公堂上写的也是金光闪闪的四个字——虽然人说是“光明正大”——所以烈叔相信党是有帮他解决困难的能力。

於是，烈叔决定站在党区会会所的门口，等待黄主任回来。

这时，一辆汽车在会所前的旷地停下。一个高个子，戴金框眼镜的中年人从车内出来，向会所走去。

在门口，中年人微笑着对烈叔说：“阿伯，你是来……”

“呃，我是来找黄先生的。”烈叔也是一脸笑意：“黄先生不在，我等……我等他……。”

中年人往会所内探视一下，顿时沉了下脸，低喃道：“这家伙，又跑出去了。”然后回过头：“来，阿伯，请进来，有什么问题，跟我谈，我是这里的副主席，市议员。”

副主席！市议员！烈叔不禁睁大了眼。这可是潮州戏棚上戴乌纱帽的大官呵。

烈叔连忙跟在副主席的身后，跨进党会所的大厅。

“来，阿伯，到我的办公室坐下。”

在区会所副主席的私人办公室内，烈叔看到办公桌后一整柜橱的锡盘纪念品，墙壁上更挂满了锦旗匾额。

“阿伯，你是来向黄主任投诉的？副主席开了冷气机，然后在高背椅坐下。

“也不是什么大事，”烈叔胆怯地说：“我只是要黄先生替我到部门那边查查，看看我的申请可有进展。”

“黄先生怎么说？”

“说是部门有收到了我的申请，还要照秩序，要排，要等……”

“多久了？”

“不久，半年。”

“半年？还不久？”副主席坐直了身子，严厉的眼光望向烈叔。

“不久，黄先生说的。黄先生说，部门一天要处理上百的事件，”烈叔畏缩地说：“部门也要研究，要询问别个部门的意见……”

“你有没有催我们的黄先生？”

“有，我一个月来一次，每一次黄先生都跟我说：收到了，要排，要研究……”

“呕，阿伯，”副主席似乎很生气地站了起来：“我是市议员，我知道，我们都是很讲效率的。我们有道指示是：所有的部门在收到任何申请之后，必须在三个月内做出答覆的。阿伯，你应该争取，你应该坚决地争取你的权力。要是黄先生说还要等，你就应该骂他，向他发脾气，大力地敲他的桌子，”副主席槌着桌面：“骂他，怎样骂都行……”

“副主席，你是说骂黄主任？”

“是呵，他这样拖，这样来搪塞，这怎么能符合我党的“为国为民”



的政策？这怎么能实现我们在竞选时向人民许下的诺言。很明显地，黄先生没有向有关部门力争，这就侵蚀了我族的基本权力。这是不对的。阿伯，你应该来这样敲桌子，拍桌子，你应该堂堂正正地要求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力。你应该骂，应该喊，”副主席理直气壮似地握着拳头，双眼似乎要喷出愤怒的火焰。

“但黄先生说……我说……说，我们是应该以协调的方式，不要伤害了大家的感情，冷静地，等待大家的安排，研究，磋商，”烈叔努力地回忆几次会见黄主任时的情景及谈话的内容：“我……我也明白党是当政的党，是掌握政权的党，所以在处理事件时……”烈叔聚集精神（黄主任是这么说的）：“要考虑到别人的感情，别人的意见，谈话要有所保存，要留后路，更要替人设想，所以还要等待，磋商，研究……这，我明白，党也有党面对的困难……”

“噢噢，”副主席双眼晶亮：“这我知道。但他这样讲，就是搪塞责任。如果不是他搪塞责任，就是有关部门的官员搪塞责任。所以你就应该骂，大声的骂，把这批官僚主义的人骂醒来。”

“这样可以吗？”烈叔怀疑地望着副主席。

“怎么不可以！”我们的国家就是因为有太多像你这样规规矩矩的人民，这样不介意地等待，有着太多时间让官僚们浪费的良民，我们的国家才会这样经济不振，不能进步。骂骂骂。要作个堂堂正正的公民，要掌握

作为公民的权力。阿伯，知道吗？”副主席的拳头抵着桌面，双眼怒视住烈叔。

烈叔低下头。

“这样吧，告诉我你的名字，我替你查查。”看着烈叔垂下的头颅，副主席的气愤似乎消失了，但他还是沉着脸记下烈叔申请的案项号码。

烈叔走后不久，黄主任的摩多车在会所前停下。

副主席看了看手上的名字，然后塞进抽屉里，抬头，望向刚跨进大门的黄主任：“阿黄，主席怎么说？”

“说一定来，一定来。副主席喜得龙子，摆满月酒，怎可不来，怎可不来呢。X O 酒，我也替你送到酒家去了。”

“阿黄，你也一定要来！”

沈洪全的兩篇小說

(一) 回乡

陈玉花心里有事，面对这老妇人，她心里也难过，老妇人的事並不使她牵挂，昨夜听到明哲急病的消息，等了这几年，相思的人，回来是这个消息。

她面对这样哭泣的老妇人。陈玉花手足无措，旅行社里的其他职员，也以惊愕或幸灾乐祸的神情看她，想看她面对这老妇人事件。

老妇人一大清早就在旅行社的门口等着开门。陈玉花第一个到办公室，老妇人就坐在办公桌前向她说，她不回乡，她要退票，不等三天后飞去福建厦门，不要回老家看兄弟，也不看还活着的老妈妈了。

“你要上飞机的，没有办法！”

“我不能回呀！我有事……”

“只剩下两天，不能退票的，阿婶！”

“我不能走呀！我为什么这么命苦！”

陈玉花把纸巾送到老妇人的手中，老妇人擦了擦脸，接着眼泪又淌了出来。又擦，纸巾糊了，陈玉花即忙又送上纸巾。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不知道。这群可怜的老妇人，一生都忙碌度过像自己的母亲对着丈夫，儿女，亲人，已够她疲於奔命，可是，她还时时挂念着别了几十年家乡里的亲人。有些老妇人，离家乡已有半个世纪，就是不能刈断这脉香火，年少走出家门，年老想回老乡。多少老人，回了老

家看看，又急急忙忙回来，为了不适应那儿的生活，为了这边的儿女子孙眼前这老妇人，不知怎的，当初她和友伴来询问回乡的详情和手续，就是那么高兴。一个多月来，见了几次面，总是听她谈家乡的故事。

今天，这老妇人在大清早来哭泣要退票，这是不可能的，飞机就在后天起飞，怎么办呢？

“你放下一切，准备一下，后天就可以见到你的亲人哪！”

“不能呀！”

“这事不能说要就要，不要就不要！”

“求求你，我真要这笔钱急用！”

“你不去也拿不回这些钱呀！阿婶，不是我不退给你！公司的规……”

“我实在需要钱呀！我不是不想见兄弟姐妹，不是不想见老妈妈，我有事，我的……”

这时，一个少妇推开旅行社的玻璃门，她向老妇人喊声妈，眼泪也几乎要掉下来，声音悲凄。

“我们回去吧！妈，这是不可能的，手续办好了，机票买了，后天就起飞，钱是没法子退回的。”

“你奇奇怎样了？”

“医生还在急救！对不起，小姐，我妈大清早就来打扰你们。”

老妇人和少妇离开。

陈玉花魂不守舍，她认得少妇，她心往下沉，他出了什么事？真的缘分已尽吗？



(二) 血肉

1

十字路口。在小乡镇武吉德利。新月刚出现，天色昏暗，回教堂的晚祷响起。十字路口各角落都有屋子，北角咖啡店和住屋，东角有住屋和两个政党的办事处，南角家庭式制面厂和另一个政党的会所，西角是一家铁厂和两间杂货店，一间华裔所开一家巫裔所经营。空气里飘荡清新的凉风，偶而有阵热气味吹袭而来，过去了，车辆直冲而过，风驶电驶，只有东西二方的车子行人止步张望，看两边车子的恶形是不是冲撞而来，没有直冲而来的车子，东西二方的车子和人口才经过马路。这样的天色，这个时候，一辆本田汽车停在杂货店门前，一个甘榜里来的妇人跨出汽车，她是司机，车子里还有她的四个孩子，孩子在汽车里活泼哗闹，妇人走进华裔杂货店买了包厕纸，又转入巫裔杂货店里买了许多乾粮，然后站在店口和另一个妇人交谈，妇人笑得很开心，咯咯的笑声在店口的灯火中响着。你明天来我的部门，我会立刻给你办好手续。好呀！明天我丈夫就去找你。於是妇人愉快地走向汽车，打开车门，呼声关上，汽车倒退向大路，然后调转车子要驶向西路。这时，一辆货车从南方急驰而来！突见横里驶出一辆汽车，紧急煞车，就在要撞上时煞住欲翻的车子，汽车里的妇人不在乎车后的车笛怒号，悠然地把汽车驶向西路。

十字路口。在小乡镇武吉德利。新月刚出现，天色昏暗，回教堂的晚祷响起。十字路口各角落都有屋子，北角咖啡店和住屋，东角有住屋和两个政党的会所，南角家庭制面厂和另一个政党的会所，西角是一家铁厂和两间杂货店，一间华裔所开一家巫裔所经营。空气里飘荡清新的凉风，偶而有阵热气味吹袭而来，过去了，车辆直冲而过，风驰电掣，只有东西二方的车子行人止步张望，看两边车子的恶形是不是冲撞而来，没有直冲而来的车子。东西二方的车子和人口才经过马路。这样的天色，这个时候，一辆本田汽车停在杂货店门前，一个甘榜里来的妇人跨出汽车，她是司机，车子里还有她的四个孩子，孩子在汽车里活泼吵闹，妇人走进华裔杂货店里买了包厕纸，又转入巫裔杂货店里买了许多乾粮，然后站在店口和另一个妇人交谈，妇人笑得很开心，咯咯的笑声在店口的灯火中响着。你明天来我的部门，我会立刻给你办好手续。好呀！明天我丈夫就去找你。於是妇人愉快地走向汽车，打开车门，呼声关上，汽车倒退向大路，然后调转车子要驶向西路，这时，一辆货车从南方急驰而来，突见横里驶出一辆汽车，紧急煞车，再也煞不住欲翻的车子，急冲的货车猛向汽车撞入，恰正撞上打横的司机座位，妇人血肉四溅车里。



豈容青史盡成空

○ 辛吟松



读史时我总有一份无言的怆痛，仿佛这茫茫大地百年的沧桑，在暗影重叠的日月中流转成淡淡短短的历程，印在书上，总叫人不知如何读起。是历史太短了吗？华族在这片土地用血泪和百年的岁月洒成的繁华海域，从西海岸，自荒芜的巴生河溯流而上，回到百年前去，漫地野泽莽林，狼声不绝，开荆斩棘，拓土成城，白人眼下的猪仔海客，却也在这里渐渐生了根。然后是斗争，划分地盘，历史上深黑的铅字和罗马字写着私会党的恩恩怨怨，一条长长的路，走了百多年，到了今天的史册里，捧着朗读出来，竟成了心中抹不去的淡淡无奈。

十年前，我的马来历史老师在堂上指出：“华人是勇於内斗的民族，把财富与权力看得比什么都重。驱浪南下，踏上半岛后，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聚财，然后衣锦还乡。因此他们完全没有本土意识，没有爱这片土地的思想，是以他们充其量只能被称做外来劳工吧了。”其言下之意颇有华人到今天仍不应被纳为马来西亚公民之感。那时我读初三，听了心里淡

淡，直待到许多年后想起，才感到遗憾和痛心。而未料到那句话背后的原意，却在几年后，让某位部长政客在政治集会上重复了。

是一九八七年吧，大选刚过，谣言却像陌路上的尘埃满天的飞扬。八月南迁的候鸟都已北归了，天空湛蓝如洗，外来移民的呼喊声不绝，情绪如片片的叶子在风中不停的抖动着。我那年是在学校专教马来历史的，心中也怀着忿忿的不平和不安。在课堂上，一位马来学生问：“老师，他们说华人都是北来的移民，你对此有什么看法？”我突然觉得心中有千层的浪涛，一下子全打在胸口，但我还是淡淡的回答：“马六甲王朝时代就有华人南下经商，也有些人疏落的在半岛各州海岸留居，那是时常被许多人忽略的。直到十九世纪初，因发现了锡矿，华人才大量南迁，那时，他们确是移民，但他们的子孙，历经百多年的岁月，生在这里，活在这里，死在这里。他们把青春岁月踏成了各地城镇的繁华，他们是马来西亚的子民，他们不是移民。”，我不知那马来学生听懂我的话没有。但在那年我教书的小镇，各族仍然和谐的生活在一起，像镇里唯一的庙挂着墨汁淋漓的联对：“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一样，安安静静的下去。只有历史在谣言中带着些许不安吧了。

突然想到十年前我的马来老师对着我们讲的那番话，如今我却以另一种心情对我的马来学生坦述我心中的感慨，两相映照，却也照出了我胸中寂寂的无奈。历史流荡而去，然后一些事实被抹盖了，春秋笔后，我读到的，只是许多蠕蠕欲动的野心。

有时，在灯前整理一些史料片段，我总会想起丹州北塞的村庄。那小小的村庄，总有许多开土拓荒的血泪故事，四百多年前帆船航过的江流，却也渐渐的浅了，只留着流水声沉默的向东传述着一代代海客在两岸植根的传奇，一则则，像流金般闪亮，却也没有史册记载下来，只依靠着老一辈的口述，一代传一代，传到了最后，许多史实都已流散，只剩下唯一可以肯定的一个：那村庄是丹州华人最早落足的地方。

我去了那仍然原始朴素的小村庄许多次，在多次的查访中，我依旧寻找不到任何史料记事，只在面对开展的荒野，听身后水月宫的钟声在苍茫的暮里传来，缥缥缈缈，牵着心中惘然的思绪，突有置身投荒的感觉，仿佛自己就是四百年前母亲倚间挥泪相送的其中一人。路越走越远，历史愈

走愈近，然后，什么都过去了，什么也没有留下。史册成了一片空白。

最后，我只能从当地居民保存的一些报章报导中得到一些资料，但要整理成史料仍然零碎不足。於是我独自拜访了一位研究丹州历史的耆老。耆老在寂寞的历史岁月中，染成的苍苍白发，对着我笑，笑一份年轻而等待与现实颉颃的理想。笑理想也会在历史的寂寞岁月里老去。我们谈到那小村庄的历史考证与假设的问题，谈到蒐集史料与体系方法的撰写，那是我一场欢愉的经验。临走时，耆老拍了拍我的肩背鼓励地说：“许多在各地流散的史实，总须要一些有心人把它重新收集和记录下来，我们不能让它就这么流失，而留给当地华裔先族的历史一页空白。东海岸一带的华族南来史，须要你们年轻人来努力了。”我静静的听着。那晚走出了耆老的家，满天繁星倒映在人家静墨的玻璃窗口上，闪啊闪的，像许多萤火虫在深黯的荒野上飞舞，洒着一路的银亮开路，茫茫，漫漫……

过后我转到独中教书，因教务繁忙，撰史的工作原想暂搁一段时间，让一切步上了轨道后才来安心整理书写，未料却因一些事故以致迟迟未能执管开始。由此一搁，直至今日我离开了教育界，那份未竟的心愿，仍然是我心中沉沉的牵挂，在每次我风尘仆仆赶四百里路程回家时，面对着那零散的史料，心中总会升起一份对自己与对耆老的愧疚，深深的。

其实，这条路我知道是应该走下去的。掌灯，是因为黑暗；执笔，是因为空白，像耆老说的：“这条路我们不走，还有谁会来走？”寂寞，那是当然；执着，也须要坚持。尤其在面对著斑剥的图片，我仿佛听到一锄锄泪汗滴在荒芜的泥土上，滴答，滴答，凄惻得令人泫然泪下。然后，史册上将回答他们以一页页空白的答案吗？

灯前，再读《马来西亚华人南来史》时，想起耆老孜孜一生的志趣，想起丹州北寒的小村庄，想起一些蒿莱沉埋的史迹，想起多年来的风雨政事，我把所有积在心中的叹息都丢在身后，推开了大门，我毅然走入黑夜之中，前方，长路漫漫，漫漫长长，我将就此一步一步的走过去，一步一步的……

(稿于吉隆之坡6/5/91留客居)

女人的身材



葉蕾

有人在小说中形容女人的身材就像可口可乐的瓶子，该大的地方大，该小的地方小，而且凹凸分明。

有些女人就担心自己臀围小，穿起旗袍不够婀娜多姿。有些女人埋怨自己的胸围不够标准的尺码，展示不出她美好的身段。

於是，隆胸、垫腿的玩意就充塞市场，诱人的广告，深深地打动女人爱美的心理。如果藉着这一点点的改变，就可以消除女人因身材上的缺憾美而引起的自卑。那倒不须要受到旁人的排斥。怕的是那因整容后引起的后遗症，使人挺胸傲气一阵后，永远丧失抬头做人的勇气。

所幸周遭的人士无论在容颜上，或对身裁上的整理，都不表示热衷。倒是前阵子的服装款式，流行垫着两片海绵，把肩膀垫高，触目的每个女人，肩膀上无形中都同样高了少许。乍眼看去，仿佛个个都成了一字形的衣吊子，硬梆梆的，也不见得因此增加多少美感，但每个女人来给我缝制衣裙时，总不忘交待，肩膀要加多这两片垫肩，使我在收费上，无形中增加了些许收入，那倒是靠“垫肩”的流行所带来的一件喜事呢。

有人聪明地建议，要看一个女人的身材美不美，最好是到泳池去。泳衣的鲜艳，加上各种不同的款式，看得人目不暇给。在泳衣紧裹下，各个女人的身材如何，看者自然心里有数。

看到穿上泳衣有美好身材的女人，使人感到上帝对她特别厚待，集一

身美於她身上，连皮肤都洁白光滑，诱人得很呢。

也在泳池看到那些身材凹凸分明的女人，使我想起在书上看到的句子：“恨不得将她纤腰一握”，啊，原来真有这么一回事！



我想·我寫

○ 靈子

天气真热，白天热，到了晚上还是热。就像现在，已经将近午夜了，我仍然辗转于床上无法入睡。唯有在满身的汗味中，睁眼瞪着天花板。

瞪着瞪着，脑海里涌现了一些思绪……

我想，那些屋子里装上了冷气系统的人家，此刻早已进入了甜甜的梦乡，根本无法体会到我在闷热的房中辗转反侧的苦况。

我又想，那些坐在冷气办公室中的先生们，如果不挪动双脚，到住宅区，到城乡中去逛一逛，就无法看到在卫生中心后面，在食客大快朵颐的小贩中心旁边，竟然堆积着小丘一般的垃圾，在酷热的骄阳下，散发着一阵又一阵的腐臭味，中人欲呕。

榴槤季节到了，食客们陶醉在果王的浓香与果肉的丰厚中，又怎能想起那守在果园中，彻夜不眠，任那风吹雨打，蚊虻猛叮的守园者呢？

写作的人，如果把自己局限在舒适的环境里作文章，那他的创作，必因深度不够而无法感人。

作家需要去听，去看，去体会；甚至亲身去体验。有了那种感同身受的经验后，作品必会使人心弦颤抖，深受感动。

许多流转久远，广受欢迎的文学巨著，内容必定反映了某个特定时代的色彩，人物刻画得有血有肉，有者甚至是作者本身的经历。

读到精彩的作品，我们觉得作者真是有心人，句句话都说到心坎里去

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彷如书中一个角色，恨不得投身其中，与书中人物同欢乐共患难。

走出冷气房，

心，随着时代的脉搏跳动，

眼光，放得远，放得广，不停留在自己的身上。

假以时日，我们的文艺园地，必会长出朵朵灿烂的鲜花！



髮

○碧枝

母亲虽已七十七高龄，一头发还有一半是黑的。有时与三十出头的友人相遇，见她头上已有白丝斑斑，内心竟有说不出的怅然！是不是现代人的烦恼特别多呢？

自从那年升了级，一头长发就让我给剪去了！终日奶瓶尿布和琐琐碎碎的家务，再也没闲情去理那三千烦恼丝。没料到十几年后，今天我又把发留住了。不曾有过要留住青春的奢念，青春是留不住的！即使你送她万两黄金。我留长发，原因是讨厌上美发院，更讨厌烫头发！坐在美发院两个多钟头，任那两个人这边拉一下，那边拉一下，总觉满头不舒服！还有那吹风筒的高度热情，我一直都没有好感！过去，一年只“电”一次发，半年剪一次。平时洗了也不用吹筒，让它自自然的干。会不会是我的头发少受“折磨”，所以现在还能保住全黑？也可能是母亲遗传给我们的优点。大哥已经五十余岁，接近退休之龄，仍未见有白发。如果十年之后，我的发仍然是乌黑，那也是件开心的事！为了我的发长了，女儿特地要求她同学编了个“中国结”的发饰给我，说是给母亲节日快乐！

有一晚他见我在书桌埋首苦思。写了擦，擦了又写，他怜惜地说：“当心！别把头也想白了”！如果少年时的心愿能在中年完成，即使黑发换白发，我也无怨无悔呵！

第一名

寄望

○朱国良

“你去美国？……”

当在毕业前的最后一次班会里向所有同学宣布我将负笈美国的事，一双双眼睛出惊异的眼光。是的，明年的这个时候，耸立的自由女神将站在我左侧，金门大桥将横在我右侧。我将正正式式地成为美国留学生。大家都知道我来自很穷困的乡村家庭，父亲是一名修理车技工，以这种家境想出国留学，确实是不可思议。所以，要向即将挥别的同学道出这句话，得鼓起万二分的勇气。然而，我自豪的背后，有一段父亲的故事、有困惑中的挣扎、有远远的寄望……

读书、上学堂，是父亲的心愿。在我还年幼时，小小的卧房里便满满地陈列整橱的故事书，父亲一心



一意，在床头讲故事劝我向学，从放工后到夜晚，我的父亲是童话里的父亲，沾上油渍无法清除的双手经常将我揽在怀里。他要我做个读书的孩子，以补偿他年少时被时代磨灭的心愿。而我，就在一片寄望中成长。

当年还小，不知道父亲早出晚归地工作，是换回我与家人的三餐温饱，还有他沾一身汽油味的油污。曾经有一段日子，我抗拒父亲，不肯也不想听他重复又沾满汽油味的故事，甚至将排在橱里的故事书一本一本本地撕破。直到现在我才知道，当时不知撕破了父亲几天的心情。但是，狠狠鞭我一顿的不是父亲，是母亲。

后来我开始读小学，每天一早

母亲为我整理书包，父亲乘着陈旧的电单车将我载到几公里远处的学校去。早晨六、七点，天气还很冷，父亲驾得很慢，怕我受不住寒风吹袭。父亲嘱咐我要用功读书，将来不愁生活也不后悔。但我听不懂，只知道学校篮球场有一群朋友等着我来玩“跳飞机”。

我的小舅在我就读三年级时远赴美国留学，当时父亲筹了一笔钱给他，而他最大的心愿，是看到我也能像小舅一样，穿上高贵的西装，踏上最自由的国土，争个什么硕士、博士的头衔。在美国读书，没有钱是不行的，虽然还看不出我是个读书的料子，但父亲还是坚决准备一笔钱来供我升学。他变卖曾祖父遗留下的胶园，与一班朋友合伙搞投资锯木厂。父亲不求赚取大钱，只想趁此难得的机会，来完成他对我的寄望。然而，是父亲的错，还是命该如此？锯木厂生产准证出了差错，政府一纸通令关闭这间锯木厂。结果，什么都完了，血本无归，只剩下父亲消沉的意志，幻灭的沮丧。一连好几天，父亲在自责，也没去工作，想到不能升上大学的我。我第一次看到父亲落泪的面孔，无限的绝望和满屋子的失落，教我无助的父亲，忍不住满眶的热泪。我

扑向父亲的怀里，一边哭着对父亲说：“爸，我一定好好地读书……”几天之后，坚强的父亲，坚强地拭去眼角的泪水，抬起头来，说是一切重来。

为了实现对父亲的承诺，努力读书已成了我的责任，也只有把书念好，才对得起父亲对我的寄望。终于在小小学毕业典礼当天，我上台领取全级第一名的奖项。当天父亲放下工作，难得可以换上新衣和母亲来参加这次典礼，也只有他们，在我领奖时将掌声拍得最真诚、最热烈。

挟着优越的成绩，我又成功考入一间著名独中的优秀班。父亲不想我硬闯本地大学，因为他对我无限的寄望始终没有褪色，幻想有一天我戴上美国的方帽子……，独中是最好的一条途径，而且也可以传承文化。

上了中学，一切学业问题都能得到解决，只是放不下心父亲。曾几次他工作受伤，而我心里非常过意不去，父亲为了让我可以如期交还学费，加班到夜黑，早上又得準时八点上工，好像他一天比一天消瘦都是我一手造成。有时候，令人感觉到父亲这长远的寄望是永无止境，在成功与失败、兴奋与失落

之间，无形的压力紧紧地系在心头。终于有一天，我想叫父亲放弃对我的寄望。而我不想父亲为了我而奔走、为我而消瘦下来，甚至昧良心铤而走险。怎么说？这些年来，父亲为了让我能顺利升上大学，除了在老本行拼命之外，并且出售二手车、兼当经纪人，有几宗生意还是走偏门路线才谈成。

这天父亲没跟我说话。晚饭吃过，便乘电单车出门去。我等到深夜，想与父亲谈个清楚，凭我们家境真的无法承担赴美留学的费用。可是，父亲始终没有回家，母亲踱来踱往，焦急地望向黑漆的屋外。

“是因为我违背父亲的心愿，使父亲又再绝望起来？”我暗忖。

“爸，出国留学是不能够强求的。”我等着向父亲说这一句话。

夜静更深，突然之间一阵雷电轰响，似乎真正地将我震醒。天气开始转劣，强刮的晚风，警告说低云的乌云已遮蔽夜深的天空。我想到这里，才开始会用心来问：“要下雨了，爸爸呢？”

雨果然是下了起来，而且还是匆匆的倾盆大雨，想着不知发生什么的父亲，我有一股冲出屋外寻找父亲的冲动。父亲，你对我寄望很高，可是我又为了你，不想你白

了整头的发，皱了整张慈爱的脸。这个时候，除了安慰忧心的母亲，我便不停地想着被我拒绝后的父亲是何等的失望，几十年来最难承受的失望。但，对于我，没有一样是比我父亲还来得令我珍惜。可升学的地方多的是，父爱却只有一个。

雨下着，时间在点点滴滴地流着。我的心还有母亲的脚步在颤抖着。门外，是一片朦胧的雨夜，好像打在父亲孱弱的身上，痛在我们心里。我等着至爱的父亲，以不安的眺望。

“爸回来了！”我远远地看到了父亲，驾着电单车淋一身雨回到门前。父亲抵家了，所有心头上的负担终于松脱下来。他冲进屋里，用母亲拿来的浴巾抹去身上的雨水。

“对不起，”看到了父亲，有一股内疚感逼着我向父亲忏悔。起初想对父亲说的话，全吞入肚子里去。

“什么对不起？……刚才我去找了刘先生，卖一大片园地的事终于谈妥了，真的赚了好一大笔钱。后来大家一伙人去吃夜宵，碰到下雨便马上赶回来……别怕，你是可以升学的。”父亲露出许久不见的笑容。我听了之后，好像有千年不曾蒙受的感动，一股被触动得想要

嚎哭的欲望。

细雨纷飞，晚风在狂号，父亲将无限的爱流露在最艰苦的时候，而我是他几十年来的寄望。纵使能挥动笔尖，我也传达不了什么是“忘记危险、去奔向爱与寄望之间的雨夜……”

我要回报父亲。终于，我很幸运，以发愤读书后所考取的优异成绩顺利地得到某社团的助学金，而能远赴美国升学，父亲也不必为经费问题过于伤神劳累。

“我要去美国了！”在班上会议里我又再重复这句引以荣的话，一切赴美升学的准备已在进行中，四十多位同学又再投以万分费解的眼光。大家还不知道，这穷孩子背后，站着一位坚强的父亲，还有历经几十年考验、却又屹立不倒的寄望。

第二名

仙人掌開花的時候

○周錦聰

我蹣跚行于空蕩蕩的長廊。
陽光慷慨地把愛灑過來，在地上勾
出一條影子，伴我。原本統治着大
地的晨霧，无可奈何地撤退。

離開母校天猛公國中已超過兩
年了。為了要好好看一看母校別
來可無恙，我再次踏入母校的懷抱，
在這個周末的清晨。整片校園是靜
悄悄的，連風也睡着了，我的腳步
聲竟顯得異常響亮。嗯，我甚至懷
疑會不會聽到自己的心跳聲呢。風
大概是被我的腳步聲驚醒了吧？伸
了伸懶腰，便輕輕地走來，吻我的
臉，梳我的頭髮，還為不遠處的落
葉搔癢，搔得落葉們忍不住嘻嘻唧
唧地笑出聲來……

其實，在一個這麼亮麗的清晨
表面上，我是漫無目的地閒逛，然



涂上了灿烂夺目的色彩，于是，一种叫羡慕的蚂蚁，爬呀爬呀爬入我心窝，咬呀咬呀咬得我心痒痒的……

我把心中的企望告诉同学。“华文学会？嗯，如果我校能有华文学会该多好啊！至少，大家对华文的感情将有所提升。”想不到同学们跟我的想法一致啊——也难怪啊！那时候，母语班排在正课外，总有人无故或藉故逃课，上母语班时，李清照的词句，便会涌入我的脑海。“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华人不爱华文，怎不叫人心痛呀？

“上了国中后，华文的节数将大幅度减少，希望你们好好珍惜学习母语的机会，否则，六年的母语教育，只有付诸东流了！”小学临毕业时，思想还未臻成熟，老师的叮嘱，听来似懂非懂；身历其境，总算体会出老师的语重心长了。可是，为什么那么多同学忘了老师的教诲呢？

为了争取华文学会的成立，有一段日子，只要一有空节，我便召集几个有心的同学，共同策划如何达成目标。谈着谈着，总不期然地扯开正题，讨论着该为华文学会举办什么活动，如何吸引同学们的

而，我的心啊，早已飞到“华文角落”去了——那个大伙儿苦苦争取的角落，不知新来的校长可有为难它？不知学弟学妹们可有好好爱它？

“华文学会”——四个大字一映入我的眼帘，我简直难以置信，擦一擦眼睛，再看一看，没错呀，是华文学会！——一两年前撒下的种子，终于萌芽了！心潮，不由自主地汹涌澎湃起来……

“华文学会”——多么亲切的四个字哪！曾经，在这所校园，它像天上最美最亮的那颗星星，遥不可及，却拼命地把眼睛眨呀眨的，诱我把它从天空摘下来。犹记得当年，三哥在另一所国中求学，是华文学会的理事，从他愉悦的谈吐中，我知道，华文学会为他的学习生涯

参与，並提高他们的华文水准……
仿佛在那一瞬间，华文学会已在这所校园昂然屹立于了。那段日子，天上最美最亮的那颗星，总是悄悄地滑落到我梦里，似乎已伸手可及了……

而最美最亮的星星毕竟是遥远的。当我们一找校长大人“谈判”，便碰了一鼻子的灰：“你们的家长呢？叫你们的家长来，否则，一切免谈！”然而，经过多次的要求，家长们不是不谙国语，便是推说“没空”（为了赚钱，又有几个肯理什么维护母语的问题？）。

几番波折，我们还是亲自出马了。是一次课后，我们一行七人去会见校长。他在校长室外接见我们。在校长室进进出出的老师们，对我们投以好奇的目光；经过校长室的同学们，对我们指指点点，仿佛在那一刻，我们头上长了角，眼睛闪闪发亮，嘴巴张得特别大，跟其他人不一样了……

“校园内绝不能有种族性的组织存在，以免引起误解，破坏了各族学生的团结。”想不到我们一提出要求，校长便以这“堂而皇之”、似是而非的理由，断然地拒绝。

“可是，校长，邻近的国中都有华文学会啊！”热血，在我们胸

中奔腾……

“他们是他们，我们是他们，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校长就像一粒顽石，不肯点头就是不肯点头。虽然他眼镜的镜片不薄，依然挡不住他眼中发出的怒气。

“校长……”

不知道我们叫了几声“校长”，也不知道校长说了几声“不行”，只知道上课的钟声响了约莫十分钟，校长才勉强答应我们成立一个“华文角落”——不是华文学会。我们不能举办任何活动，校方只提供的一个布告栏让我们发表文章，而且，每篇文章须一字不漏地翻译成国文，让校长大人过目才可发表。

不久，校长大人亲自为一个原本空着的布告版添上色彩：写着“CENTALLAH BAHASA KITA”的大

海报占了二份之一的空间，另三份之一的空间是一张峇迪色彩的花纸，上面写着“SUDUT BAHASA CINA”。

为什么给我们这么小的空间？为什么偏偏在这时候贴一张大海报？虽然纳闷，大家依然起劲地展开工作——征稿、誊录、翻译。若不是初级教育文凭揭晓后踏入理科班，我必会留下来，继续这份意义深长的播种工作。

正当我要踏出母校的怀抱，一

颗仙人掌唤住了我。仙人掌开花哩！在母校四年，还不曾看过它开花呢！我仔细地端详着其中的一朵花：浅紫色的花瓣，花蕊爬满了点点的斑黄，美得令人不忍心摘下来。恍惚间，我看见了母校的华文角落变成了一颗仙人掌，在我意想不到的时候，开出了鲜花朵朵……

心正激动，一串椭圆的鸟鸣，从树上落下……



第三名

生命最不舍的那頁

○黃美英

天忽然沉重 在山边
飞鸟回归
黄昏已好久走过
一个倦累的老人
睡掉他余留的岁月
一个山洞里
有谁
能读懂他的哀愁
可能清洗错误与罪恶
那些掠过岁月里
走过生命时他写下的

—李国七一

原来生命中最不舍的那一页，总是藏得最深。曾几何时我不再洒脱。
很遗憾在我还来不及说爱您时，您已化为白蝴蝶飞逝了。



深夜又悄悄抵步。突然听到它的足音，才惊觉阴阳已相隔了一年多。我想谁也无法预测一向健壮的您，就因那次的摔交而让命运改写了。最初，起码您还能扶住拐杖行走，但往后的日子您似乎一天比一天孱弱。最后从来不易向挫折低头的您，被迫躺下。照顾您的那段岁月，我哭过、苦过、气过、怨过。很多时候您对我总是诸多要求，一会要这一会要那，所以我的眉宇是深锁的，怒发冲冠也不止一次。

午夜时分正是您最痛楚的时刻，由於天气转寒，您的腰、背甚至全身肌肉会莫名的酸痛起来，止痛药都发挥不了作用。很怕在深夜听到您唤我的名字，我心里负担很重。纵然徘徊在矛盾之中，不知怎我还是会狠心的丢下手中的课本，奔进您的房门。无数个难眠的夜晚，似乎把我塞进挣扎的深渊。曾经我认为照顾您是一樁苦事，而今忆起却觉得很值得。如果这世界没有婆婆，我爸爸从那里来？没有爸爸那有我？

在您还未踏上不归的黄泉路的前三天，您把我叫到床前。然后告诉我您想吃杨桃，於是我摸黑的跑到屋旁的杨桃树去摘。当时心是剧跳的，一种不测的预感涌现。那一夜我们婆孙俩谈了良久。这次我是真的抛开了平日的不满，以最怜悯的眼神注视您。视线中的婆婆怎么如斯苍老？心又是一阵绞痛，那种感觉久久不散。我错了，后悔当初的所做所为，真的后悔。言谈中，您叙述了曾经的沧桑，我一味俯着头。但至今为止您深感遗憾的是无法亲眼目睹大哥成家立室。我想远在台湾的大哥更难以接受那一次的分离竟会与您酿成永恒诀别。接着您叹了一口气，沉沉的。须臾您颤抖的双手握著我，要我好好的用功求学，为这个家争一口气，千万别让他人永远踩在脚下。我答应了，我会去实践的，婆婆。己巳年六月十五日的那一席话竟拉近了我们婆孙之间的距离，这么短的光景使我肯定了对婆婆的爱。

第二日，从学校归来，发觉您已无法说话了，我感到一阵悲。望著您那疲惫的脸孔，憔悴不堪，整个人变得乾瘪，实实在在剩下一层皮，皮裹着骨子。己巳年六月十七日，晚上八时十分听到妈妈的惊叫声，我和爸不约而同的飞奔到您床前。然，一切已成事实，泪水像泉涌淹没了一切，我嚎啕大哭，我嘶喊，我摇撼着婆婆，仍唤不醒长眠的魂。我顿觉全身乏力，着着实实整个人虚脱了。厅堂内，您穿寿衣僵硬的横躺在架子上。为何您的口张得那么大那么大？难道还有诉不尽的言语？为何您的眸子张得那么大那么大？仍然留恋这世界？

天忽然沉重 在山边

飞鸟回归

黄昏已好久走过

一个倦累的老人

睡掉他余留的岁月

办理丧事期间，我确确实实看透人性令人憎恨的一面。家族之间竟为了利益的冲突而争得面红耳赤，谁都不肯先让步，唉！华人呵华人。呼吸在凝固的空间我不知所措，我想婆婆也和我一般无可奈何。混乱中，那些所谓空有其名的人民代表，咀巴变得好大。他们只凭着那张大咀显显大人物的威风，不该讲的话，他们似乎多说了一点点；该动手做的，他们却又失去了踪影。再者，平日称朋道友的人都好象灭迹了，毕竟人都是现实的，有谁会傻得去凭吊一个没有名望的人？

出殡当日，屋外屋内挤满了人群。他们说他们笑，没有一丝丝悲绪，也许他们忘了这儿是丧府吧！从震耳欲聋的谈笑风生中探索，蓦然飘来了句句刺耳的言语。

她说：她的婆婆年轻时很坏的，如何……

她又说：听说她的婆婆很年轻就守寡了，而且……

她又说：是啰是啰！还有呀！听说第二任丈夫是个赌徒，每次……

掩住双耳，我不愿再听。叹一声人非圣贤，谁能无过。过去的都已成历史，化为烟化为风，又何必再去触痛历史的伤口？安息吧！婆婆，别理她们。

回望送殡的队伍，我寻寻觅觅不见一张真真悲戚的容颜，没有人会伤

心，更没有人愿意装作心痛。不要太任意，我自语，呵我不再乎了。再回首时，人群已在宇宙中缩小缩小。昂首晴空万里，丝毫没有感觉到阳光的暖流，徒增感慨万千。我站着看着棺木渐渐下沉，空气中泪水不断蒸发，有人流泪有人肃立有人俯首。

泥，手中的那把泥洒下、落下，心情犹如打了个死结。此刻，我站在外面。您躺在里面，虽说相隔一层泥，却是今世的永别。顷刻，和尚的口中开始喃喃自语，我们都围在墓前。当和尚吩咐我们把上衣向前拉以便能容纳将洒落的红绿豆时，在旁的姑丈狠狠的打了他的小儿子以指示他把上衣拉得大些，以盛更多的红绿豆。据说所盛的红绿豆越多，越能大发财。斜眼望着这一幅不美的父子画，莫名其妙的感觉涌上心头。此时此景他们还忘不了私利，世界多么可笑，人更可笑。

当一切都告一个段落，该走的也走了。冷冷清清的房间里，注视着您的遗容，似乎仍怀疑您的离去，会不会是我们把您活埋了？

任时光在飘逝。季节在交替，心灵中抹不去的终究是浓浓、浓得化不开的思念。唉！生命里最不舍的那一页摺痕，总是藏得最深。这是我从未想过的。



優秀獎

記憶，從雨季開始啓航

○辛漢光

《前言》

一切的开始与结束，竟是如斯微妙难以言说。当初先祖南渡而来，开拓发展，继而有了家，有了子女，有了我们……当小小的手第一次误将泥沙塞进黄口的时候，以为今生今世再也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在这一片蕉风椰雨的土地上伴随季候风成长，当年纪渐渐的大了，才知道自己已失去了太多太多……那一年那一场雨季，就如此击溃多年的坚持……

早晨醒来，东北季候风已悄悄驻守在玻璃窗外。先是轻轻软软，继而淅沥淋漓，潮天湿地，雨意盈满每一个角落。在风中，看雨滴串成珠帘，挂在屋帘飘摇，仿佛也感染到那一份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清脆

音韵！凝视看窗外的世界，俗尘沾污的心灵，苍桑过的情感，也渐渐的，开始翻腾吐纳起来……

十月，该是北方梧桐落叶时节，打南中国海迤渡而至的季候风，却已率先叩访这一小片半岛，狂吻着东海岸的每一寸土地。雨季，给人的印象是满天满地的潮湿，河床泛滥，水流湍湍而浊黄，还有一批批流动的伞花……

是的，下雨了，最重要的是拥有一把伞——而就凭一把阿爷留下来的油纸伞，遮去绵绵细雨，却也躲不开一场豪雨呵！

每天往返这条路上，心情紧跟着天色潮起潮落，时而郁郁时而欣喜时而厌烦。赶着上课的日子，总会为那些潜伏于云层后的雨意而焦

虑不安！回顾走过的年少时代，这些阴霾的黑白片段，竟然充斥了大部份的光阴而剥削了多少童真，偶尔午夜梦回，连脑袋都是潮湿的！或许吧，在风风雨雨中长期的被洗刷，性灵早已磨得淡淡然亦无能再升华了。

在雨季，每个人都渴望拥有阳光，即使是一点点光线，也好过没有。而太阳呢？东海岸的土地太潮湿了，难以觅得一丝光明……

雨下着雨下着雨下着。越下越大越大越下。下在纹身的柏油路上，下在叶间，下在码头下在船上——下在凄苦的南中国海……南中国海在嚎哭啊痛哭一些不公一些偏差一些脆弱如雨滴的命运！卅年了，整整卅年了，一只木舟变来变去都成不了大船；残破的鱼网连腐木败叶也羞于逗留！多少年多少承诺多少期盼都随风雨老去，空洞的眸子就算可以望穿明天亦看不透一只小小的米缸能装下捕鱼人家的多少苦难？

是吗？好一句这些年来渔家的设备和待遇已经提高，也有人目睹有人装上发动机用的是虎头网——谁知却只限于少数中的异数呀！渔村仍然破落，生活依旧清苦；而有些人，强迫利诱的三两下手脚就将曾经许下的众多承诺丢入海底任海

沙埋葬！南中国海怎能不悲啊？哭一次次受骗的失望与耻辱，每隔四或五年总要残酷的洗刷一回，特别凶狂。而受辱的英魂呵不该只会打躬作揖地去乞求去投诉呀！

雨下着。雨下在清晨，清晨下在历史，历史下在记忆。那一年，那一个雨季，怀着满腔悲愤拎起背包把风雨沿着东西大道抖落干净，企图向命运宣战跟乡愁拔河，阿爸不舍的眼神也给甩跌在衣袂扬起的手势中……心中无法不记恨的是阿爷浮肿的尸身和睁突惨厉的眼珠哪！那一天，那一个凄凄切切郁郁阴阴的清晨，一场激烈的争吵，阿爷狠狠的把空米缸敲在阿爸的头上后气呼呼的冲入大雨中，然后就再也不曾回来过！

在我充塞着恐惧担忧的眸中，渐走渐远继而淹没在风雨中的灰色背影，便是阿爷遗留给我的最后一面——一种极之残忍的撕裂呵！

阿爷出走后的两局钟，阿爸开始焦急起来，发了狂似的牵着我的小手，在暴雨中哭喊着爸爸爸爸爸爸！我的小手在凛冽的季候风中冻寒了，而阿爸的手却冷得透入我慌乱的心房！刹那泪水泉涌，我是那么渴求阿爷象往日一样能够怜爱的应我的呼唤……结果找遍了两条仅

有的街巷，最后还报了警。犹记得那一个身披笔挺制服的左脸有条刀疤的肥警长，竟然诸多为难，填了报案文件还要向他形容阿爷的样子，最后竟然以值班的警员出外公干为由，拒绝派人出海寻找阿爷；阿爸的马来话说得舌头打结，急得气红了眼，遂执起办公台边的盆栽，连珠带炮地和着三字经掷在地上！

我们在大雨中向码头的路上狂奔，几位渔人也和我们一起。阿爸的小船早已不知去向，我们现在也无法不接受阿爷出海的事实了。前来透露这个消息的阿旺，知道了他的报告获得证实之后，才心满意足的离开！阿爸望着没涛汹涌的茫茫南中国海，再也说不出话来……

办完了阿爷的丧事后，阿爸开始沉默少语，而我眼中的一草一木，亦装满恨意！这一小片土地，刹时变成魑魅魍魉，网我一心的阴森与邪恶！每回梦见阿爷，总是看见他那只黝黑粗糙的手，在水面上拼命挣扎……

当我把欲往西岸深造的事告诉爸爸，他呆滞的眼神在抽搐，睫毛在颤动，欲语还休的唇最后也没有开口；他只是默默的低着头说：去就去吧！我不晓得这是否是一个错误的抉择，我只知道这一片长我养

我的土地已非属我了！或许，等待伤口复元时，或许……我将回归。

其实，在童稚的记忆中，雨季又何尝不是一串幸福的日子：摺纸船，擤鼻涕，再不然就赤裸裸的在草坪上的积水处泡个尽兴，若是挨了一顿打，也是抹一抹眼泪就过去了！

每一个寒风飒飒的村夜，一家人围坐在大光灯旁听阿爷讲述日本南侵时期的惨痛片段，还有渔家的甜酸，倒也享有天伦之乐。阿爸常会泡一壶不加糖的咖啡，边啜边谈。而我总是喝不下半杯苦涩，阿爷笑谑说饮下一杯就等于减轻一些生活的苦闷！最令我难忘的还是阿爷每每在最后一个音节上，习惯性的加插一个重重的“唉”……

回首前尘，记忆如梦，风过无痕。

阿爷走了，我也走了，阿爸的爱是伟大的。他还是死心塌地的认定今生今世就只坚守于这一小片开满木槿花的土地。他从不北望，北望不能当归啊！他常自嘲说那一张保存了卅年的红登记是越瞧越喜欢啦！而我，仅带一心的疲惫西来，理想的翅膀在众多牵制下飞也飞不高，唯有那一小片紧贴在口袋中的蓝色身份证，不知是爱得深抑或也象阿爸一样，痴情于那一片不能说放就放的泥香与花香，开始把它搓成自己的颜色和血泪，当作一生的依归……

雨还是下个不停，天空浮漾潮湿的流光，灰而温柔。雨季一过，就要立春了。三年，整整三年了没有受到家乡雨的祝福，连心情也变得干燥不安起来！阿爸的发上又添了多少霜雪？阿爷的墓地又长高了多少野草？是该回去了，沉痛的回忆就任由它长成青苔在心中，在每一次岁月的流逝里，见证着爱与恨的交迸！

是该回去了，在那遥远的港湾，一盏驻候在风雨中的孤灯，正引领期盼我的回航。



優秀獎

詩的午後

○陳耀宗

尽管午后穹苍里的大太阳烤热我无遮栏的乌发使我大汗淋漓双足浴火，尽管热浪夹带着喧嚣的人声车声喇叭声如同旱雷般猛烈地朝我袭来，我心中映着并且响着的，只有三个字，仍然清晰丝毫未灭的三个字：

余光中！余光中！

第一次邂逅余光中是在两年前一个穹苍青青远山含笑的午后，在屋前蓊郁的龙眼树下。接通的桥是尔雅出版社的《中国现代文学选集》诗册。那个时期，我正徘徊在一条长长的河岸欲寻觅缪思的影子。那天午后，我走到一座桥头，望见遥远的对岸有个陌生的人影伫立着。于是我怀着希望的心踏上那座桥梁，细心地。琤琮的清流从桥底飞溅而过，炽燥的烈风呼啸震撼高架的桥杆，而遥遥对岸的青青树林里传来了鸬鹚亢奋的鸣声。我一边走，一边读足下木板上一行一行黑亮的文字——敲打乐……风信子和蒲公英……不快乐，不快乐，不快乐……仍然向生存进行不公平的辩论……中国中国你是条辫子……商标一样你吊在背后……你剪不断也剃不掉……你永远哽在这里你是不治的胃病……中国中国你跟我开的玩笑不算小——那血沸腾那血迅速流窜冲过我的脑神经冲击我的思潮那血）……你是一个问题……他们说你已经丧失贞操服过量的安眠药说你不名誉……被人遗弃被人出卖侮辱被人强奸轮奸轮奸……中国啊中国你逼我发狂（诗人啊诗人你也逼我发狂发狂）……在不安的年代……降下艾略特，升起惠特曼，

九缪思，嫁给旧金山！——我走越远，岸上那影子越壮大。我仿佛听到一种悲愤激昂的声音铿锵地自那人影的嘴里喷出；仿佛觉得，八荒之外，六合之中，有无数条红色的河如同山洪凶猛地咆哮并且蒸腾着向我滚来。我的心在那个时候像鼓一般被猛烈地敲打。而脚下的黑字仍清楚地射入我的瞳孔——用一条拉炼把灵魂盖起……在中国……考征些什么……考证些什么……考证些什么……任雷殛任电鞭也鞭不出孤魂的一声啼喊（唉唉我听到四方的呻吟——考证些什么？考证些什么？）……中国中国你令我伤心……你更在我的喉间，难以下咽……我是神经导电的大陆……饮尽黄河也不能解渴……每一次国耻留一块掌印我的颜面无完肤……中国中国你是一场惭愧的病……我知道你仍是处女虽然你已被强奸过千次……中国中国你令我昏迷……我觉得昏眩，要昏迷的样子。我闭目片刻，然后睁开眼睛，竟不见了那位立的人影。我四处搜寻，经于在一棵雄伟的苍松的粗干上发现一个名字深深刻着；一个苍劲的名字：余光中。我知道，那个人影是缪思的化身；而那个名字，便是一个永恒的符号。

而那个有着永恒特征的缪思的化身便在一九八九年一月廿四日那个炎天午后的槟榔艺术学院当我的脚枝还存留着柏油路的滚烫头发仍然火热浑身依旧大汗淋漓的时候变成一个活生生的肉身出现在我的面前。诗人的身子矮而瘦，穿一件笔挺的灰色西装，结一条上部黯红下部淡褐的领带，被智慧和缪思的滋养染成白色的疏发整齐地向后梳，鼻梁上一副棕边的眼镜平稳地挂着。诗人在如骤雨的掌声中，在主持人的邀请下，接领了一份纪念品之后，稳重地步上讲坛。那时候我才真正看清一个诗魂的面貌。他双颊微凹，形成尖削的下巴，嘴角挂着一抹宽厚的笑容；白眉底下镜框里，一对乌亮的眸子神采飞扬，如同朗朗夜空里炯炯闪烁的天狼星。

当低柔偶尔刚健的声音从诗人的喉咙里缓缓地滑到会场的每一个角落，空气似乎凝聚成云，而我则感觉正在子夜深山听细雨淅沥飘洒。后来，翩翩的诗人说了个小小的笑话，气氛便轻松起来。那雨淅沥依旧，唯参夹了许多小楼“嘻嘻”的回应，偶尔还引来了一连串的雷响。

在诗人的语调中，我听到了一首节奏轻缓的长诗；从诗人的说话里，我窥见了一颗高尚灵魂深广如浩瀚太平洋长远若奔流扬子江的睿智。当被询及对于个人作品风格的看法的时候，诗人肃立台上，两只手掌相叠安稳

地垂放于前，仔细地聆听，然后说：风格应循主题的改变而作适度的变化，以灵活文字准确传达题旨，不应执着于某一种主义。诗人以西方画坛大师毕加索为例，谓其一生风格迭变，从立体主义到表现主义到写实主义超现实主义而至于将各种主义融于一体而成功其代表作《格尔尼卡》，最后又趋向抽象手法，以证其说。从这里我联想到诗人本身的诗风。诗人早期倾向浪漫主义，接着同虚无打交道，然后告别虚无转入写实主义迄今，而每一个时期的风格亦不尽相同，时而波澜壮阔似长江大浪，时而柔思绵绵若情人窃语，使人读了肠回气荡，深受感染。有人喻之为缪思殿堂的巨人，依我看，他是缪思殿堂的巨人中的巨人。

最后，诗人翻开手中的诗册，将文字变成幽幽的语调，让木屐的“踢踢踏，踏踏踢”把他的和听众的童年敲醒。那亲切的声音唤起我遥远的记忆，开启了我收藏童年故事的匣子。恍惚间，我仿佛瞥见多年前每个晴朗的午后和玩伴争穿一双祖母放在屋前矮凳底下的被潮水腐蚀的木屐踩响清寂的走廊的情景。那缕怀古的思绪一直延长，如抽自蚕茧的丝缕，伸至记忆里森森的角落……直到一阵轰隆的掌声把它切成一片一片芬芳的香片熏郁我窗扉微阖的心房。

走出典雅的艺术学院的时候，五点钟的太阳高挂着，焕发绚丽的红光梵亮西天暖融融的云朵，丝毫没有落下去的意思。我愉快如同游后觅着了归宿的青鸟，尽管八方的喧嚷萦绕耳畔，我的心湖似乎坐落在春季幽静的阿尔卑斯山麓，在徐缓的春风里显现美丽的涟漪。而有一个悠扬的声音，如田园牧歌，如潺潺清溪，缓缓地流着，一直流到二十个月后的今天，一直歌颂道：

缪思殿堂的巨人啊余光中

一个不朽的名字一个永恒的特征……

1990·9·29



填不滿的鴻溝

○黃婉瑩

統考成績放榜了，我雀躍地接過姐姐幫我抄下成績的紙條，是七科特優，一科優等。沒錯，我終於達到目標了，那是一項榮譽，也是我汗淚交織所得的回報。但，一種不安的預感隨即掠過腦際。我忙問：“姐！萱萱呢？”，“她的成績欄上只有一個“F”字。”天！我抱住自己的頭，跌坐在椅子上。也許，這回我錯了。

一直以來，朋友都說我人緣好，不愁寂寞。但是，能夠分擔我的苦樂，从不拍我馬屁的只得萱萱一個。別人愛以十多年的友誼為傲，但我和萱是高一才開始熟絡的，我們珍惜的是彼此間那份默契、那份真摯。她就像人家形容的那種凡事逆來順受、溫溫順順的女孩；這和我的性格恰恰相反，我是把什麼都攤開來理論，不到黃河

心不死的人，講得難聽點就是固執、刁蠻。有時我也奇怪兩個性格極端的人竟可以相處在一塊兒。我們也有過爭執，但多數是她投降。其他人都說“一個愿打，一個愿挨，永遠的拉鋸戰！”實則是她的性格可愛些。萱是我的知己、良伴兼功課上的對手，每每不是我輸她一個馬鼻，就是險過剃頭地勝了她。我們在一起時倒是特別長舌，談夢想、談目標、談人生，有時還會偷偷地批評別人、分享心中的小秘密。分東西時我們就無默契可言了，兩個嶄新的書包擺在面前，我們往往不可能同時喜歡其中一個，而是剛好各得其所。這種愛好分歧，竟也使我们更合拍，有時竟會因此而相視大笑！

年终的统考是我们都重视的，萱一向比我注重功课，因此很拼命，从不学我们那些懒虫“放生”，她说统考会决定她毕业后的命运，所以各忙各的，日子也一天天的紧张起来。我们，面临了学业和友谊的考验。

那是统考的最后一天了，也是理科生“致命”的一关——科学考试，在下午举行，考生们都撑着疲惫的身子温书。临考前，我惊于找不着萱，但在那紧要关头，我理不了太多，也舍不得手上的书。钟声响后，我看到萱进了考场，也就安心了。

考场中没有夸张的“沙沙”声，但却是死寂的一片，我只偶尔听见考生的叹气及考官们的细声嘱语，每位同学都在竭尽所能地写、想，但愿那脑海中的零碎印象能一一拼凑为完整的答案。我在绞尽脑汁地往记忆中寻找一个公式的影子，习惯性地摇晃着笔杆，望向坐在右上角的萱萱，正当我的视线开始移开她时，我发现她突然放下卷纸，微颤地伸出左手手掌，然后战战兢兢地提起原子笔；蓦地，我看到她掌心那一排排密密麻麻的小字，萱萱她……，我没有勇气往下想，我吃力地平静着自己，心中有一万个希望，祈望那只是我一时误会，那种电影中的情节不会出现在我们的身上的！但是，萱那手足无措的表情告诉

我，告诉我她确实做了不该做的事！一时之间我不知该如何压抑自己的理智和情绪，我连忙撇开了头，又缓缓抬起头来，萱还在抄，一面抹着汗！我有种感觉，好像脑部组织都扭成了一团，有好多的意念窜动着，我跟自己挣扎着，该怎么办呢？我要揭发她吗？不，她是最要好的朋友呵……。要我作出选择，是何其的残酷？过了好久好久，对我而言，那一段时间让我已近窒息，萱挪动着的手看起来好刺眼。我记得我把手举了起来，站在门旁的监考员便向我走来，用询问的眼光望着我，我犹疑着，痛苦地伸起迟顿的手指向萱，但立刻又被另一种混乱的思绪所取代了，连忙缩了回来，但考官已随我的手势望去……，我想喊，但又是那么不能自立，只得瘫了下来。那双闪着泪光，恐惧又憎恨的眼神，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当听到那句：“这位同学，请你马上离开考场！”的话时，我紧咬住下唇，内疚地恳求她给我一个谅解的眼神，但我触到的是一对震惊、无助、颓丧的眼眸。我想，这一刻起，我已判了无期徒刑了……

几个月过去了，我们都毕业了，萱萱因总测验成绩优良，还是拿到了毕业证书。我找过她，告诉她我当时是出自好意的。萱说错在于她自己一时的糊涂，而丧失了理智，她说没有统考文凭一样得以就业。一切，似乎已雨过天青，我们和好了，而我们也再无法回到以往天南地北、无所不谈的中学时代。我问她为什么，她笑笑：“也许，我们都长大了，往后会背道而驰！”我也知道她努力挽救过，只是，那道无形的鸿沟却也好深、好阔。如今自己做得对抑或错已是次要，我在乎的是，这个代价值得吗？年轻，终究会犯错，而我却没给我最要好的挚友一个机会。这，也许真的错了。

我们都长大了，只愿更大些、更成熟些之后，能把心中这个芥蒂除去，无论有无这释怀的一日，我都愿意抱个希望等下去。这份友谊，不可能在脑海中磨灭，回忆起来，也只有无奈



霹靂文藝研究會《清流》雙月刊

主辦

第二屆全國各源流中學學生散文創作比賽簡則

1. 名 称：第二屆全國各源流中學學生散文創作比賽。
2. 宗 旨：發掘具有寫作潛能之新秀。
3. 字 數：以兩千字左右為宜。
4. 獎 勵：第一名：\$ 300，第二名：\$ 250，第三名：\$ 200；
優秀獎若干名，每名：\$ 100。所有得獎者將獲獎狀一面。
5. 內 容：A) 一項令你喜悅的新的生活體驗。(題目自擬)
或
B) “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範例。(題目自擬)
6. 字 體：參賽作品必須用20X20標準稿紙以黑色圓珠筆橫寫。字
體務須端正清楚。可用簡體字，惟不得兩面書寫。
7. 參賽辦法：所有參賽作品，必須複印三分，連原稿共四分。並另紙詳列
作者中英文真實姓名、身份證號碼、出生日期及詳細通訊地
址。筆名听便。有關稿件必須經由就讀學校校長或老師簽名
及蓋章，證明確系該校在籍學生。否則，恕不接受。
8. 征稿日期：即日起至1991年8月31日截止。逾期者將不受理。
9. 投寄處：132, TAMAN BUNGA RAYA, 32000 SITILAWAN, PERAK.
信封上請注明“中學生散文賽作品”。
10. 評 審：由主辦當局邀請國內適當人士担任。
11. 公布成績：比賽成績將於1991年10月31日公布，優勝者名單將
在各華文報章上刊登，並另函通知各獲獎者有關頒獎日期及
地點等。
12. 版 權：全部入選作品，版權概屬主辦當局所有，在本刊發表或出版
專輯時，將不另發酬金。
13. 其 它：(一)所有參賽作品，無論入選與否，概不退回。
(二)已發表過的文章或抄襲作品概不接受參賽。
(三)本簡則若有未盡善處，主辦當局有权增刪或修正。

• 稿約

文学联系我们的心，因为文学本来就是我们共同的理想。因此，我们诚恳地盼望您将得意的文学作品投寄《清流》，使人生更加亮丽。

不论是评介、小说、散文、诗还是戏剧；

不论是原著，还是翻译（请付原文）；

不论是传统，还是现代；

只要是未经发表的、具诚意的、认真的文学作品，都是我们欢迎的文章。

我们虽然对来稿有删改与取舍权，但是绝对尊重作者的意愿。如果来稿不愿接受修改，敬请于稿末加以注明。

来稿一经发表，将致薄酬。

请您把稿件寄至：

《清流》编辑部

136, Taman Bunga Raya,

32000 Sitiawan, Perak.

如欲退稿，请附寄贴足邮票之信封。

• 訂閱單

编号	本会用	刊 期	中英文姓名	邮寄地址
		第 期至第 期	中	
			英	
		第 期至第 期	中	
			英	

附启：每期二零吉（包邮费）。马、新以外地区，每期二元美金（包平邮）。
请以邮券（Wang Pos）订购，并志明付予：

PERAK LITERATURE AND ART SOCIETY, 迺寄：

75, Persiaran Kelebang Selatan 8,

Taman Bertuah, 31200 Chemor,

Perak, Malaysia.

下期预约

✻《美丽的山水人物》专辑

一株草、一点露、一朵花、一棵树；
一段窄窄的短巷、一条悠悠的长河；
一座巍哉的高山、一丛幽邃的森林；
一页温馨的过去、一张难忘的画面……

祖国有一望无际的壮丽山河。

人间有诉说不尽的温暖故事。

独乐乐不如共乐乐。美丽的人生经验何不一起分享？

《美丽的山水人物》诚恳地邀请您通过长短不拘的各类文学形式（附图片更佳），表达您对人间万物的温柔感受。

截稿日期：15/8/91

✻《语录》专栏

一句话，舒解了你困惑的心境；

一句座右铭，照亮了你迷茫的视野。

短短的一句话，也许出自帝王将相、文人高士；也许是贩夫走卒、一介布衣，却那么富有哲思，紧紧扣住了心中的弦，丰富了人生的意义，以至终身难忘。请把影响你的那一句话写下来，也让大家从中获益，那不是一件极有意思的事吗？

文 长：800字左右

截稿日期：15/11/91



理想印務公司
SYARIKAT IDEAL PRESS

2, Taman Tok Perdana, Jala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 914527



經濟，快速，精美，
是顧客對我們的信心。



走入溫和天氣

傅承得

当英雄，用单一色彩的陶土
捏造自己崇高的塑像
轻轻仰首
我们看看普照大地的阳光
以及绿遍山野的草木

如何用心
使一株株木槿
种得茁壮，开得更艳丽
走入溫和天气
我们不曾忘记

91年3月底修

